

集部

文選卷二十五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贈答下

贈何劭王濟一首 五言并序

傅長虞 王隱晉書曰傅咸字長虞北地泥陽人舉孝廉拜太子洗馬後為司隸校尉薨

朗陵公何敬祖咸之從內兄 臧榮緒晉書曰何劭襲封朗陵郡公國子祭酒王武子咸從姑之外孫也 王隱晉書曰王濟為國子祭酒並以明德

見重於世咸親之重之尚書曰先王既勤用明德漢書曰霍光以張安世篤行光親重之情猶同生義則師友左氏傳曰鄭罕駟豐同生滌卿子曰人必將求賢師而事之擇良友而友之何公既登侍中武子俄而亦作臧榮緒晉書曰何劭為散騎常侍遷侍中傳暢晉諸公贊曰王濟左遷國子祭酒數年入為侍中二賢相得甚歡咸亦慶之漢書灌夫竇嬰兩人相得歡甚無厭然自恨闇劣雖願其繾綣而從之末由左氏傳臧昭伯曰繾綣從公無道內外毛詩傳曰遡洄從之歷試無效且有家艱尚書曰歷試諸難毛詩曰未堪家多難余又集于蓼賦詩申懷以貽之云爾蒼頡篇曰懷抱也薛君韓詩章句曰云詞也

日月光太清列宿曜紫微鶡冠子曰

上及太清下及太寧春秋合誠圖曰北辰其星七在紫微之中也赫赫大晉朝明明闢皇闈左氏傳子曩曰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毛詩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張衡陳公誄曰穆穆皇闈公實省之吾兄既鳳翔王子亦龍飛吳質答文帝牋曰曹烈曹丹加以公室枝庶骨肉舊恩其龍飛鳳翔實其分也雙鸞遊蘭渚二離揚清暉鸞離喻王何也蘭渚喻中書也王逸楚詞序曰虬龍鸞鳳以託君子漢書曰長離前挾光耀明臣瓚曰長離靈鳥也二離日月也攜手升玉階並坐侍丹帷毛詩曰攜手同行西都賦曰玉階彤庭毛詩曰既見君子並坐鼓瑟曹植娛賓賦曰丹帷幄以四張金璫綴惠文煌煌發令姿董巴輿服志曰侍中冠弁大冠加金璫附蟬為文漢書曰昌邑王賀冠惠文冠音義曰令侍中所著也服虔通俗文耳珠曰璫斯榮非攸

庶繾綣情所希賈逵國語注曰庶冀也廣雅曰希庶也豈不企高蹤麟趾邈難追司馬彪莊子注曰企望也蔡邕袁陽碑曰邈矣高蹤孰能赳兹毛詩曰麟之趾振振公子臨川靡芳餌何為空守坻芳餌以喻令德也歸田賦曰徒臨川以羨魚吳越春秋大夫種曰深川之魚死於芳餌餌魚食也莊子曰任公為大鉤犗牛以為餌淮南子曰貪帝化天下也漁者不爭坻槁葉待風飄逝將與君違槁葉自喻也毛詩曰蘀兮蘀兮風其吹女鄭玄曰木葉槁得風乃落毛詩曰逝將去汝毛萇詩傳曰違離也違君能無戀尸素當言歸韓詩曰何為素餐素者質人但有質朴無治民之材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語苟欲得祿而已譬若尸矣毛詩曰言旋言歸歸身蓬蓽廬樂道以忘饑劉向雅琴賦曰潛坐蓬廬

之中禮記孔子曰儒有篳門圭竇毛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飢毛萇曰言可以樂道忘飢進則無云補退則恤其私漢書諸葛豐曰臣誠願之獨恐未有云補廣雅曰云有也論語曰退而省其私但願隆弘美王度曰清夷東觀漢記陳元上書曰抉瑕擿釁掩其弘美左氏傳右尹革曰祈招之詩曰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仲長子昌言曰警蹕清夷

荅傅咸一首 五言

郭泰機 傅咸集曰河南郭泰機寒素後門之士不如余無能為益以詩見激切可施用之才而沉沉淪不能自拔於世余雖心知之而未如之何此屈非復文辭所了故直戲以荅其詩云

皦皦白素絲織為寒女衣素絲喻德寒女喻賤也傅咸贈詩曰素絲豈不潔寒女難為容崔駰七言曰皦皦練絲退濁汙曹植閑居賦曰顧同衾於寒女寒女雖妙巧不得秉杼機言不見用也傅咸贈詩曰貧寒猶手拙操杼安能工古詩曰札札弄機杼天寒知運速況復鴈南飛言歲之方晏以喻年之將老也莊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楚詞曰鴈雍雍而南遊衣工秉刀尺棄我忽若遺衣工喻傅咸也張衡髑髏賦曰飛鋒曜景秉尺持刀毛詩曰將安將樂棄我如遺人不取諸身世士焉所希言凡人皆不能恕己及物取之於身故世閒之士安可冀而相薦乎周易曰近取諸身況復已朝餐曷由知我飢言已朝餐而忘我飢猶居貴而遺我賤

為顧彦先贈婦二首 五言

集亦云為彦先然此二篇並是婦答而云贈婦誤也

陸士龍

悠悠君行邁，煢煢妾獨止。毛詩曰悠悠南行又曰行邁靡靡又曰獨行煢煢山河安可踰，永路隔萬里。京室多妖冶，粲粲都人子。上林賦曰妖冶閑都毛詩曰西人之子粲粲衣服又曰彼都人士鄭玄儀禮注曰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也雅步擢纖腰，巧笑發皓齒。雅閑雅謂妖麗也許慎淮南子曰擢引也毛詩曰巧笑倩兮楚辭曰美人皓髮嫮以姱佳麗良可美，衰賤焉足紀。戰國策司馬喜曰趙佳麗之所出高誘曰佳大也麗美也賈逵國語注曰紀猶錄也遠蒙眷顧言，銜恩非望始。毛詩曰春

言顧之鄭玄曰顧念也左氏傳鄭伯曰非所敢望魏文帝哀已賦曰蒙君子之博愛甚過望之渥恩

浮海難為水遊林難為觀林海以喻上京言遊上京難為容色也孟子曰觀海者難為水容色貴及時朝華忌日晏說文曰木槿朝華暮落皎皎彼姝子灼灼懷春粲古詩曰盈盈樓上女皎皎當牕牖毛詩曰彼姝者子又曰有女懷春毛萇曰懷思也毛詩曰今夕何夕見此粲者國語曰女三為粲賈逵曰粲亦美貌西城善雅儛總章饒清彈陸機洛陽記曰金墉城在宮之西北角魏故宮人皆在中崔豹古今注曰魏文帝宮人尚衣能歌舞一時冠絕孫盛晉陽秋傳隆議曰其總章伎即古之女樂鳴簧發丹脣朱絃繞素腕毛詩曰吹笙鼓簧神女賦曰朱脣的其若丹禮記曰清廟之瑟朱絃而疏越洛神賦曰攘皓腕輕裾猶

電揮雙袂如霧散張衡舞賦曰裾若飛燕袂如廻雪徘徊相佯皆若電伐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封禪書曰雲布霧散

華容溢藻幄哀響入雲漢洛神賦曰華容阿那杜預左氏傳注曰幄帳也列子曰薛談學謳於秦青辭歸青餞於郊衢撫節悲歌聲震林木響遏行雲張湛曰二人薛秦之善歌者

知音世所希非君誰能讚古詩曰不惜歌者苦但傷知音稀孔安國論語注曰稀少也希與稀通釋名曰稱人之美曰讚也

棄置北辰星問此玄龍煥北辰言不移也玄龍喻美女也言棄彼北辰之心而問此玄龍之色識好色而不好德陸雲代彥先贈婦詩曰何用結中款仰指北辰星石氏星讚曰軒轅龍體主后姬然此唯取衆姬即指西城總章宮人不論於后也龍色多玄故取以喻

時暮復何言華落理必賤毛詩序曰華落色衰復相棄背

答兄機一首 五言

陸士龍 士衡前為太子洗馬時贈別士龍今答之

悠遠途可極別促怨會長 機贈詩曰行矣怨路長惄焉傷別促鄭玄禮記注曰極盡也曹子建送應氏詩曰別促會日長

銜思戀行邁興言在臨觴 機詩曰指塗悲有餘臨觴歡不足毛詩曰念彼恭人興言出宿

南津有絕濟北渚無河梁 言已心有絕濟而可旋機行無河梁而可涉也韋昭漢書注曰直渡為絕爾雅曰濟渡也機詩曰我若西流水子為東跱岳酸絕者不能不苦於言漢董仲舒對策曰天地之常經古今之通義

神往同逝感形留悲參商 言已形雖留而神實往故曰神往同逝言之感形留參商之隔左氏傳子產曰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閼伯季曰

實沉不相能后帝不臧遷閼伯於商丘主辰商人是因故辰為商星遷實沉于大夏主參唐人是因其季世曰唐叔虞故參為晉星法言曰吾不覩參辰之相比也向曰魂神隨兄往而形留此如參辰之不相見也商辰星也

衡軛若殊迹牽牛非服箱

機詩曰安得攜手契闊戍騑服故答曰衡軛若殊其迹則類牽牛不必服箱也毛詩曰睆彼牽牛不以服箱牛濟曰衡軛也軛車後木也牽牛星也箱亦車也兄弟相依當如衡軛而今殊迹牽牛有名不堪服車亦猶有兄弟之名而不得同歟

答張士然 五言

陸士龍

行邁越長川飄颻冐風塵通波激枉渚悲風薄丘榛 新序

孔子張曰臣犯霜露冒塵埃曹植出行蒙霧犯風塵鄭玄考工記注曰冒蒙也西都賓曰與海通波楚辭曰朝發枉渚又曰哀江介之悲風高誘淮南子注曰叢木曰榛　翰曰激急枉渚曲渚也丘墓榛棘也

脩路無窮迹井邑自相循　周禮曰九夫為井四井為邑廣雅曰循從也　銑曰脩長窮極循順也

百城各異俗千室非良隣　謝承後漢書曰黃琬拜豫州刺史威邁百城禮記曰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論語子曰千室之邑百乘之家晏子春秋曰願有良朋則見君子也　向曰百城郡也言風俗各異無親善之隣謂吳漢之異

歡舊難假合風土豈虛親感念桑梓域髣髴眼中人　毛詩曰惟桑與梓必恭敬止楚辭曰時髣髴以遥見魏文帝詩曰迴頭四向望眼中無故人　濟曰歡舊既殊風土又異不可假合虛親也感此憶桑梓而思見親識也眼中人謂

親識也

靡靡日夜遠眷眷懷苦辛毛詩曰行邁靡靡毛萇曰靡靡行貌也韓詩曰眷眷懷顧古詩曰轗軻長辛苦

答盧諶四言并序

劉越石

琨頓首損書及詩備辛酸之苦言暢經通之遠旨執玩反覆不能釋手玩猶愛弄也慨然以悲歡然以喜昔在少壯未嘗檢括蒼頡篇曰檢法度也薛君韓詩章句曰括約束也遠慕老莊之齊物近嘉阮生之放曠老莊老聃莊周也阮生嗣宗也莊子有齊物論臧榮緒晉書曰阮籍放誕

不拘禮教蒼頡篇曰曠誺曠也怪厚薄何從而生哀樂何由而至列子曰身非愛之所能厚身亦非輕之所能薄愛之或不厚輕之或不薄此似反也自厚自薄或愛之而厚或輕之而薄此似非順也亦自厚自薄信命者亡壽夭信理者亡是非信心者亡逆順信性者亡安危則謂都亡所信亡不信真矣愨矣奚去奚就奚哀奚樂之謂也自頃輈張困於逆亂輈張驚懼之貌也楊雄國三老箴曰負乘覆餗姦冠侏張輈與侏古字通張張由切國破家亡親友彫殘崔鴻前趙錄曰劉聰僭即位于平陽又曰聰遣從弟曜攻晉破洛陽又曰遣子粲攻長安陷之家亡見下文負杖行吟則百憂俱至禮記曰公叔禺人遇負杖者楚辭曰屈原行吟澤畔毛詩曰逢此百憂塊然獨坐則哀憤兩集淮南子曰卓然獨立塊然獨處時復相與舉觴

對膝破涕為笑排終身之積慘求數刻之暫歡刻漏也說文曰以銅盆受水分時晝夜百刻也譬由疾疢彌年而欲一丸銷之其可得乎毛萇詩傳曰彌終也夫才生於世世實須才蘇武答李陵書曰每念足下才為世生器為世出和氏之璧焉得獨曜於郢握夜光之珠何得專玩於隋掌淮南子曰隋侯之珠和氏之璧得之而富失之而貧天下之寶當於天下共之孫卿子曰和氏之璧為天下之寶史記秦王曰和氏璧天下所共傳寶也但分析之日不能不悵恨耳然後知胐周之為虛誕嗣宗之為妄作也孔安國尚書傳曰誕欺也昔騄驥倚輈於吳坂長鳴於良樂知

與不知也戰國策楚客謂春申君曰昔騏驥駕鹽車上吳坂遷延負轅而不能進遭伯樂仰而鳴之知伯樂知已也今僕嶇厄日久君獨無意使僕為君長鳴乎思玄賦曰馬倚輈而徘徊鄭玄考工記注曰輈轅也古今地名曰冥零坂在吳城之北今謂之吳坂良王良也王良無遇驥之事因伯樂而言之孔融薦禰衡表曰飛兎騕褭良樂之所急也百里奚愚於虞而智於秦遇與不遇也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僕聞百里奚居虞而虞亡之秦而秦伯非愚於虞而知於秦用與不用聽與不聽耳漢書揚雄曰以為遇不遇命也今君遇之矣勗之而已孔安國尚書傳曰勗勉也不復屬意於文二十餘年矣鄭玄周禮注曰屬綴也久廢則無次想必欲其一反故稱指送一篇稱音稱其意音也稱赤證切適足以彰

來詩之益美耳毛萇詩傳曰適祇適也琨頓首頓首久罹厄運故述喪亂多感恨之言也

厄運初遘陽文在六言晉之遇災也毛萇詩傳曰遘成也陽文在六謂乾上九也周易曰上九亢龍有悔盈不可久也乾象棟傾坤儀舟覆乾坤為天地左氏傳子産謂子皮曰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戰國策或謂公叔曰塞漏舟而輕陽侯之波則舟覆矣橫厲糾紛羣妖競逐言劉聰之稱逆也橫厲從橫猛厲也糾紛亂貌也楚辭曰擢舟航以橫厲兮氾睦後漢書岑彭曰四方蜂起羣雄競逐火燎神州洪流華域火燎洪流以喻亂也尚書曰若火之燎于原河圖括地象曰崑崙東地方千里名曰神州孟子曰洪水橫流汎濫天下彼黍離離彼

稷育育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毛萇詩傳曰育長也哀我皇晉痛心在目其一左氏傳呂相曰是用痛心疾首也天地無心萬物同塗無心謂無心愛育萬物即不仁也同塗謂皆為芻狗也已見下句禍淫莫驗福善則虛尚書曰天道福善禍淫逆有全邑義無完都逆謂劉聰義謂晉室英蘂夏落毒卉冬敷英蘂以喻晉朝毒卉以比胡寇也王逸離騷序曰善馬香草以配忠貞惡禽醜物以比讒佞也如彼龜玉韞櫝毀諸論語孔子曰虎兕出於柙龜玉毀於櫝中是誰之過與又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馬融曰韞藏也芻狗之談其可得乎其二老子曰天地不仁以萬物為芻狗聖人不仁以百姓為芻狗結芻為狗也言天地不愛萬物類祭祀之棄芻狗也然此與談老者不同彼美而此怨耳咨

余輭弱弗克負荷漢書曰王尊之子伯爲京兆尹輭弱不勝任左氏傳鄭子産曰古人有言其父析薪其子弗克負荷輭奴亂切愆釁仍彰榮寵屢加孔安國尚書傳曰愆過也杜預左氏傳注曰釁瑕隙也咸之不建禍延凶播咸之不建謂聽所敗而父母遇害也凶播琨自謂也言遷凶禍而遷播協韻補何切聲類曰播散也忠隕于國孝愆于家范曄後漢書世祖誡馮勤曰能盡忠于國又明帝詔曰陰興在家仁孝杜預左氏傳曰愆失也斯罪之積如彼山河言高深也毛詩曰如山如河斯釁之深終莫能磨其三毛詩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郁穆舊姻嬿婉新婚臧榮緒晉書曰琨妻即諶之從母也新婚未詳毛詩曰不思舊姻又曰嬿婉之求又曰覯爾新婚裹糧攜弱匍匐星奔左氏傳晉趙穿曰裹

糧坐甲固敵是求毛詩曰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星奔言疾也

未輟爾駕已隳我門二族偕覆三孽並根王隱晉書曰劉聰圍晉陽令狐泥以千餘人為鄉導琨求救猗盧未至太原太守高嶠反應聰遂琨琨父母年老不堪鞍馬步擔不免為泥所害何法盛晉録曰劉粲恐害諶父母三孽謂琨之凡子也張晏漢書曰濡子為孽一曰謂劉聰劉曜劉粲也班固漢書曰三孽之起本根既朽音義曰孽未斬而復特生喻魏齊韓滅而復更生也何休公羊傳注曰孽猶樹之孽生者也

長慙舊孤永負冤魂其四結上二句也舊孤謂三孽也冤魂謂二族也王隱晉書曰琨遣兄子演領兖州石勒圍於三臺突圍得免後演治稟丘遂不守兄少子及演妻息盡為所虜也

亭亭孤幹獨生無伴孤幹孤生之竹以喻諶宋玉笛賦曰猗篠與幹王逸楚辭注曰伴侶也

綠葉繁縟柔條修

罕說文曰縟繁采飾也宋玉笛賦曰罕節簡枝朝採爾實夕將爾竿字林曰竿木挺也協韻公旦切竿翠豐尋逸珠盈椀豐尋言節長盈尋也說文曰豐滿也應劭漢書注曰八尺曰尋珠即以喻德也逸謂過於衆類盈椀言多也實消我憂憂急用緩逝將去乎庭虛憤滿其五去謂之匹碑之所也逝將已見上文白虎通曰哀痛憤滿虛滿伊何蘭桂移植茂彼春林瘁此秋棘春林以喻匹碑秋棘現自喻也有鳥翻飛不遑休息鳥謂鳳以喻諶也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匪桐不棲匪竹不食鄭玄毛詩箋曰鳳凰之性非梧桐不棲非竹實不食括地圖曰鳳凰食竹實永戢東羽翰撫西翼戢斂也翰高飛也我之敬之廢歡輟職其六毛詩曰我之懷

矣又曰敬之敬之

音以賞奏味以殊珍

呂氏春秋曰鍾期死而伯牙乃破琴絶絃以為世無復賞音者也淮南子曰珍其味人之所美也

文以明言言以暢神

左氏傳仲尼曰志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家語孔子曰言說者情之導也王肅曰所以導達其情也

之子之往四美不臻

毛詩曰之子于征四美音味文言也

澄醪覆觴絲竹生塵

謂音味也淮南子曰酒澄而不飲禮記曰絲竹樂之器也

素卷莫啓幄無談賓

謂文言也

我德又闕我鄰其亡

光光段生出幽遷喬

臧榮緒晉書曰鮮卑段匹磾自號大將軍楊雄侍中箴曰光光常伯毛詩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范曄後漢書順帝詔曰楊倫出幽升喬寵以蕃傳

資忠履信武烈文昭

閑居賦曰資忠履信以進德謨武帝贈故朱崖太守董廣詔曰

伐叛柔服文昭武烈曹植令曰相者文德昭將者武功烈 於弓騂騂輿馬翹翹 孟子曰夫招大夫以旍左氏傳陳敬仲曰詩曰翹翹車乘招我以弓杜預云逸詩也翹翹遠也毛詩曰騂騂角弓毛萇曰騂騂調利也 乃奮長縻是繼是鑣 廣雅曰縻索也說文曰鑣馬勒傍鐵也 何以贈子竭心公朝 毛詩曰何以贈之鸚鵡賦曰前竭心於所事曹子建求親親表曰執政不廢於公朝 何以敘懷引領長謠 其八左氏傳云穆叔謂晉侯曰引領西望曰庶幾乎也

重贈盧諶一首 五言 臧榮緒晉書曰琨詩託意非常想張陳以激諶素無奇畧以

常詞酬琨

劉越石

握中有懸璧本自荆山璆懸璧懸黎以為璧以喻諶也琴操卞和歌曰欣欣沂水經荆山兮穴山采玉玉難為功兮孔安國尚書傳曰璆玉也惟彼太公望昔在渭濱叟史記曰太公望以漁釣奸周西伯將出獵果遇太公于渭之陽六韜曰文王卜田史扁為卜田于渭之陽將大得非龍非彲非熊非羆非得公侯天遣汝師文王齋戒三日田于渭陽卒見呂尚坐茅以漁答賓戲曰周望兆動於渭濱鄧生何感激千里來相求東觀漢書記曰鄧禹字仲華南陽人也更始既至雒陽以世祖為大司馬使安集河北禹聞之自南陽發北徑渡河追至鄴謁上見之甚驩謂曰我得拜除長吏生遠來寧欲仕邪禹曰不願也趙岐孟子章指曰千載聞之猶有感激周易曰同氣相求白登幸曲逆鴻門賴留侯漢書曰陳平從高帝擊韓信至平城為匈奴所圍七日不食用平奇計使

單于閼氏解圍以得開高帝既出南過曲逆詔御史封平為曲逆侯又曰肙頓圍高帝於白登七日如淳曰平城傍高之地若丘陵者也留侯已見謝惠連張子房詩

重耳任五賢小白相射鉤左氏傳曰晉公子重耳之及於難也遂奔狄從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杜預曰狐偃子犯也魏武子魏犫也司空季子胥臣曰季也此五人賢而有大功也左氏傳寺人披謂晉侯曰齊桓公置射鉤而使管仲相杜預曰乾時之役管仲射桓公中鉤

苟能隆二伯安問黨與讐二伯晉文齊桓公也黨謂五賢讐謂射鉤也

中夜撫枕歎想與數子游數子謂太公已下也言歎子皆能陳謀以靜亂故已想之而共游

吾衰久矣夫何其不夢周論語曰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

誰云聖達節知命故不憂毛萇詩傳曰云言也左氏

傳曹子臧曰前志有之曰聖達節周易曰樂天知命故不憂 宣尼悲獲麟西狩泣孔丘公羊傳曰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何以書記異也孔子曰孰謂來哉孰謂來哉反袂拭面涕沾袍 功業未及建夕陽忽西流家語曰孔子云脩事而能建業注曰建功業夕陽西流喻將老之人也 時哉不我與去乎若雲浮嵇康幽憤詩曰時不我與雲浮言疾也 朱實隕勁風繁英落素秋劉楨與臨淄侯書曰肅以素秋 狹路西華蓋駭駟摧雙輈劉歆遂初賦曰奉華蓋於帝側說文曰輈轅也 何意百鍊剛化為繞指柔應劭漢書注曰說者以金取堅剛百鍊不耗

贈劉琨一首并書 四言

盧子諒

故吏從事中郎盧諶死罪死罪傅子曰漢武元光初郡國舉孝廉元封五年舉秀才歷世相承皆向郡國稱故吏漢書音義張晏曰人臣上書當昧犯死罪而言諶稟性短弱當世罕任孔安國尚書傳曰稟受也因其自然用安靜鄭玄周禮注曰任用也退鬼谷子曰物有自然樂氏曰自然繼本名也曾子曰君子進則能達退則能靜在木闕不材之資處鴈乏善鳴之分莊子曰於山中見大木枝葉茂盛伐木者止其傍而不取也問其故曰無所可用莊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終其天年夫子出於山舍故人之家故人喜令豎子殺鴈烹之豎子請曰其一能鳴其一不能鳴請奚殺主人曰殺不能鳴者明日弟子問於莊子曰昨山中之木以不材得終其

天年主人之鴈以不能鳴死先生將何處莊子笑曰周將處夫材與不材之間矣材與不材之間似之而非也故未免乎累晉灼漢書注曰資材量也分謂己所當得也

卷異蘧子愚殊甯生

論語子曰蘧伯玉邦無道可卷而懐之又曰甯武子邦無道則愚

匠者時眄不免饑寘

言在木闕不材故匠者時眄在鴈之善鳴故不免饑寘也莊子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匠者不顧廣雅曰餱進食也餱與膜同仕眷切

嘗自思惟因緣運會得蒙接事

宋衷保乾圖注曰五運五行用事之運

自奉清塵于今五稔

楚辭曰聞赤松之清塵然行必塵起不敢指斥尊者故假塵以言之言清尊之也左氏傳叔向曰所謂不及五稔者杜預曰稔年也

謨明之效

不著候人之譏以彰

尚書曰允迪厥德謨明弼諧毛詩序曰候人刺近小人也詩曰彼候

人兮荷戈與

大雅含弘量苞山藪班固漢書贊曰大雅卓爾不羣河間獻王近之矣周易曰含弘光大品物咸亨左氏傳伯宗謂晉侯曰川澤納汙山藪藏疾祋

加以待接彌優款眷逾昵與去運籌之謀廁燕私之歡廣雅曰款誠也爾雅曰昵近也漢書高祖曰運籌策於帷幄之中吾不如子房毛詩曰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綢繆之旨有同骨肉毛詩曰綢繆束薪綢繆纏綿也骨肉謂父子呂氏春秋曰父母之於子也子之於父母也此之謂骨肉之親

其為知己古人罔喻晏子春秋越石父曰士者申乎知己

昔聶政殉嚴遂之顧荊軻慕燕丹之義聶政已見別賦荊軻已見西征賦

意氣之閒靡軀不悔謝承後漢書楊喬曰侯生為意氣刎頸楚辭曰子胥諫而靡軀比干忠而剖心說文曰靡

斓也靡與靡古字通雖微達節謂之可庶達節已見上文然苟曰有情孰能不懷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故委身之日夷險已之委身有委質也左氏傳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夷險喻治亂也淮南子曰接徑歷遠直道夷險杜預左氏傳注曰已猶決竟也事與願違當忝外役役謂別駕也對琨故謂之外嵇康幽憤詩曰事與願違遇茲淹留廣雅曰違背也論衡曰王充以章和二年罷州役遂去左右收迹府朝益本同末異楊朱興哀始素終玄墨翟垂涕淮南子曰楊子見逵路而哭之為其可以南可以北墨子見練絲而泣之為可以黃可以黑高誘曰閔其別與化也分乖之際咸可歎慨致感之逑或迫乎茲鄭玄周禮注曰致猶會也廣雅曰廹急也亦奚必臨路

而後長號覩絲而後歔欷哉楚辭曰泣歔欷而沾衿王逸曰歔欷啼貌也是以仰惟先情俯覽今遇先謂諶父也今謂琨也感存念亡觸物眷戀尸子曰其生也存其死也亡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周易繫辭然則書非盡言之器言非盡意之具矣況言有不得至於盡意書有不得至於盡言邪不勝猥懣謹貢詩一篇廣雅曰猥衆也王逸楚辭注曰懣憤也抑不足以揄揚弘美亦以攄其所抱而已班固兩都賦序曰雍容揄揚著於後嗣弘美已見上文抱或爲抱若公肆大惠遂其厚恩左氏傳王使富辛如晉曰伯父若肆大惠杜預曰肆展也廣雅曰遂竟也漢書劉向曰蒙漢厚恩

錫以咳唾之音慰其違離之意莊子孔子謂漁父曰丘竊侍於下風幸聞咳唾之音也則所謂咸池酬於北里夜光報於魚目樂動聲儀曰黃帝樂曰咸池史記曰紂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雜書曰秦失金鏡魚目入珠鄭玄曰魚目亂真珠諶之願也非所敢望也左氏傳鄭伯曰孤之願也非所敢望也諶死罪死罪濬哲維皇紹熙有晉皇謂懷帝也毛詩曰濬哲維商爾雅曰紹繼也又曰熙興也振厥弛維光闡遠韻韋昭漢書注曰弛廢也蒼頡篇曰闡開也韻謂德音之和也有來斯雍至止伊順毛詩曰有來雍雍至止肅肅三台摛朗四岳增峻其一漢書曰北斗魁下六星兩兩而比曰三能也色齊為和不齊為乖說文曰摛舒也尚書帝曰咨四岳春秋

漢含孳曰三公象五岳在天法三能台與能同也伊陟佐商山甫翼周尚書曰在太戊時則有若伊陟格于上帝毛詩曰肅肅王命仲山父將之也弘濟艱難對揚王休尚書王曰用敬保元子釗弘濟于艱難毛詩曰虎拜稽首對揚王休苟非興德曠世同流言琨之德苟不興於昔賢雖復與之曠世若同一流也班固讖曰漢興以來曠世歷年廣雅曰曠遠也加其忠貞宣其徽猷其二左氏傳荀息曰公家之利知無不為忠也送往事居耦俱無猜貞也毛詩曰君子有徽猷伊諶陋宗昔遘嘉惠爾雅曰遘遇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申以婚姻著以累世左氏傳呂相曰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婚姻范曄後漢書孔融謂李膺曰與君累世通家義等休戚好同興廢孰云匪諧如樂之契其三左氏

傳晉侯謂魏絳曰八年之中九合諸侯如樂之和無所不諧爾雅曰諧和也說文曰契大約也

王室喪師私門播遷

喪師謂劉聰所敗也左氏傳會於洮謀王室國語曰宣王既喪南國之師法言曰屈國喪師戰國策曰破公家而成私門列子曰岱輿圓嶠二山沈於大海仙聖播遷者巨億計也聲類曰播散也

望公歸之視險忽艱

左氏傳晉趙孟曰望楚而歸之視遠如邇吳季重與曹丕書曰雖云幽深視險若夷

茲願不遂中路阻顛

阻顛謂諶父為劉粲所害也

仰悲先意俯思身愆

其四

大鈞載運良辰遂往

鵩鳥賦曰大鈞播物孔安國尚書傳曰載行也莊子曰天道運行楚辭曰吉日兮良辰鄭玄儀禮注曰遂猶因也

瞻彼日月迅過俯仰

毛詩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莊子老聃謂崔瞿曰其疾也俛仰之間杜預左氏傳注曰俛俯也

感今

惟昔口存心想借曰如昨忽為疇曩其五毛詩曰借曰未知蒼頡篇曰昨隔日也爾雅曰曩久也疇曩伊何逝者彌疎呂氏春秋曰死者彌久生者彌疎温恭人慎終如初恭人謂琨也毛詩曰温温恭人惟德之基老子曰慎終如始則無敗事

覽彼遺音恤此窮孤譬彼樛木蔓葛以敷其六遺音謂諶父之言也窮孤諶自謂也爾雅曰恤憂也禮記曰恤孤獨以逮不足詑瞻後漢書曰何敞謂宋由曰節省浮費賑恤窮孤樛木喻琨也詩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妙哉蔓葛得託樛木妙摛微也葉不雲布華不星燭封禪書曰雲布霧散承侔卞和質非荆璞薛君韓詩章句曰承受也謂受恩鄭玄周禮注曰侔等也韓子曰楚卞和氏得璞玉於楚山之中奉而獻之武王也眷同尤

良用之驥騄其七左氏傳曰晉趙鞅納衛太子于戚將戰郵無恤御簡子杜預曰郵無恤王良也尤與郵同古字通彖亦既篤眷亦既親飾獎駑猥方駕駿珍方言曰凡相被飾亦曰獎禮記曰凶年乘駑馬廣雅曰駑駘也許慎淮南子注曰猥總凡也西京賦曰方駕授饔鄭玄儀禮注曰方併也駑以方駿猥以方珍也賈逵國語注曰珍寶也弼諧靡成良謨莫陳尚書曰謨明弼諧無覬狐趙有與五臣其八五臣之從晉文猶讙之事劉氏無敢望同狐趙之立大功有志與彼五臣俱履危厄賈逵國語注曰覬望也羈致切五臣已見上文五臣奚與契闊百罹言五臣何故敢與五臣契闊逢於百罹毛詩曰死生契闊又曰我生之後逢此百離毛萇曰離憂也離一作罹身經險阻足蹈幽遐言已五臣同也左氏傳楚子曰晉侯險阻艱難

備嘗之矣 義由恩深分隨昵加 分猶節也 綢繆委心自同匪他 其九

綢繆已見上文漢書韓信謂廣武君曰委心歸計願子勿辭毛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 昔在暇日

妙尋道理 孟子曰壯者以暇日脩其孝悌忠信也 尤彼意氣使是節士 言昔日以意氣而須命皆非正道故尤而使之薛君韓詩章句曰尤非也意氣已見上文謝承後漢書曰節士鮑昱有鴻漸浮雲之志鄭子曰世高節士 情以體生慼以情起 言今乃知意氣節士之流思情以體信而乃生慼 趣舍罔要窮達斯已 其十 言既感厚恩而吉凶惟命故云趣舍無所要求窮達任其所止也六韜太公謂武王曰人皆有性趣舍不同喜怒不等趣猶向舍猶置也列子孔子曰脩一身任窮達所謂樂天知命之無憂者也呂氏春秋曰古之得道者窮亦樂達亦樂也道得於此則窮達一也

由余片言秦人是憚史記秦繆公問內史廖曰孤聞鄰國有聖人敵國之憂也今由余寡人之害將奈何也日磾效忠飛聲有漢金日磾已見西征賦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桓桓撫軍古賢作冠來牧幽都濟厥塗炭其十一劉琨勸進表曰撫軍幽州刺史臣匹磾尚書曰勗哉夫子尚桓桓漢書曰陳遵張竦為後進冠爾雅曰牧臨也尚書曰有夏昏虐民墜塗炭塗炭既濟冠挫民阜周禮曰以阜人民鄭玄曰阜盛也謬其疲隸授之朝右朝右謂别駕也張璠漢紀曰王堂為汝南太守敎掾吏曰其憲章朝右委功曹陳蕃也上懼任大下欣施厚漢書武帝制曰任大而守重管子曰上施厚則民之報上亦厚也實祗高明敢忘所守其十二毛詩曰高朗令終鄭玄曰有高明之譽而以善名終也漢書曰

谷永曰有守者循其職也相彼反哺尚在翔禽毛詩曰相彼烏矣猶求友聲小雅曰純黑而反哺者謂之烏矣孰是人斯而忍斯心斯心謂諶父母見害之心也晉語國人誦共世子曰是人斯而有自晃也毋憑山海庶覩高深山海以喻覗也李斯上書曰太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高河海不擇細流故能成其深遐眺存亡緬成飛沉其十三章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長徽已纓逝將徙舉長徽已纓謂被匹磾所辟類乎徽纆之繫於已也周易曰繫用徽纆說文曰嬰繞也收跡西踐銜哀東顧鄭玄毛詩箋曰廻首曰顧曷云塗遼曾不咫步賈逵國語注曰八尺曰咫豈不夙夜謂行多露其十四毛詩曰豈不夙夜謂行多露然貞女以露多而不往喻已懼威而不行緜緜女蘿施于松標

女蘿自喻松標謂梢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廣雅曰標末也必遙切稟澤洪幹晞陽豐條說文曰幹本也楚辭曰夕晞余身乎九陽毛萇詩傳曰晞乾也根淺難固莖弱易彫操彼纖質承此衝飇

其十五飇喻亂也鹽鐵論曰衝風飄雨沙石凝積纖質實微衝飇斯值誰謂言精致在賞意莊子曰可以言論者物之粗者也可以意致者物之精者也鄭玄禮記注曰致之言至也不見得魚亦忘厥餌餌猶筌也莊子曰筌者所以得魚也得魚而忘筌言者所以在意也得意而忘言遺其形骸寄之深識

其十六莊子曰申徒兀者也謂子產曰吾與夫子遊十有九年矣而未曾知吾兀者也今子與我遊於形骸之內而子索我於形骸之外不亦過乎王命論曰淵然深識先民顧意潛山隱几毛詩曰先

民有作爾雅曰順養也莊子曰南郭子綦隱几而坐嗒焉以喪其偶也

仰熈丹崖俯潄淥水

說文曰熈燥也謂暴燥也

無求於和自附衆美

莊子曰古之治道者智與恬交相養而和理出其性又曰無不亡也無不有也澹然無極而衆美從之

慷慨遐蹤有愧高旨

其十七言心慷慨慕古賢之遠蹤而事與願違故有愧高旨

爰造異論肝膽楚越

謂琨被謗也臧榮緒晉書曰衆人謂琨詩懷帝王大志莊子仲尼謂常季曰自其異者視之肝膽楚越也高誘淮南子注曰肝膽喻近也楚越喻遠也

惟同大觀萬殊一轍

同大觀謂琨也鶡冠子曰達人大觀乃見其符文子曰聖人由近知遠以萬異為一同也淮南子曰萬殊為一也

死生既齊榮辱奚別

列子楊朱曰生齊死齊賢齊愚齊貴齊賤齊王仲宣七釋曰均同死生混齊榮辱也

處其

玄根廓焉靡結其十八廣雅曰玄道也張衡玄圖曰玄者無形之類自然之根作於太始莫與為先廣雅曰廓空也靡結謂體道虛道心無怨結也

福為禍始禍作福階言無常也韓詩曰利為用本福為禍先越記曰禍為福先福為禍堂

天地盈虛寒暑周迴言物極必反也周易曰天地盈虛與時消息又曰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

夫差不祀釁在勝齊以喻聽也史記曰吳王夫差北伐齊敗於艾陵越王句踐敗吳吳王遂自剄死越王滅吳也

句踐作伯祚自會稽其十九以喻現也史記曰句踐已平吳周元王使人賜句踐胙九命為伯又曰句踐以甲兵五千人棲於會稽也

遯矣達度唯道是杖達度亦謂現也

形有未泰神無不暢何晏論語注曰泰自縱泰也漢書音義曰暢通也

如川之流如淵之量

毛詩曰如山之苞如川之流國語齊大夫子高適魯見孔子曰而今而後知泰山之為高海淵之為大也

上弘棟隆下塞民望 其二十周易曰棟隆之吉不撓乎下也鄭玄禮記注曰塞滿也左氏傳師曠謂晉侯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

贈崔温一首 五言 集曰與温太真崔道儒何法盛晉錄曰温嶠字太真又曰崔悅字道儒

盧子諒

逍遙步城隅暇日聊游豫 毛詩曰俟我於城隅暇日已見上文曹植蟬賦曰始游豫乎芳林

北眺沙漠垂南望舊京路 說文曰漠北方流沙也曹子建白馬篇曰揚聲沙漠垂

平陸引長流岡巒挺茂樹中原厲迅飈山河起雲

霧屬疾貌也游子恒悲懷舉目增永慕漢書高祖曰遊子悲故鄉李陵書曰舉目言笑誰與為懽曹子建應詔詩曰長懷永慕良儔不獲偕舒情將焉訴楚辭曰向長風而舒情遠念賢士風遂存往古務楚辭曰伊思兮往古朔鄙多俠氣豈唯地所固爾雅曰朔北方也鄭玄周禮注曰都之所居曰鄙漢書曰趙地北通燕涿高氣勢也李牧鎮邊城荒夷懷南懼史記曰李牧者趙之北邊良將也常居代鴈門備匈奴匈奴小入佯北不勝以數千人委之單于聞之大率衆來入李牧多為奇陣張左右翼擊之大破殺匈奴十餘萬騎單于奔走其後十餘歲匈奴不敢近趙邊城說文曰懷思念也趙奢正疆埸秦人折北慮史記曰趙奢趙之田部吏也秦伐韓令趙奢將救之大敗秦軍秦軍解而走遂解閼與之圍而

歸左氏傳曰疆埸之患一彼一此

羈旅及寬政委質與時遇左氏傳齊侯使敬仲為卿辭曰羈旅之臣幸皆獲宥及於寬政君之惠也又狐突曰策名委質貳乃辟也恨以駑蹇姿

徒煩飛子御王命論曰駑蹇之乘不騁千里之塗史記曰大雒生非子非子居犬丘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召使主馬于汧渭之間大蕃息非與飛古字通亦既弛負擔忝

位宰黔庶苟云免罪戾何暇收民譽左氏傳陳公子完曰免於罪戾弛於負擔又曰晉悼公即位六官之長皆民譽也倪寬以殿黜終乃最衆賦漢書曰倪寬遷左內史時裁闊狹與民相假貸以租多不入後有軍發左內史以負租課殿當免皆恐失之大家牛車小家擔負輸租繦屬不絕課更以最工何武不赫赫遺愛常在去漢書曰自武為大司

空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古人非所希短弱自有素鄭玄禮記注曰素猶故也何以敷所辭惟以二子故二子謂崔溫也

荅魏子悌一首　五言

盧子諒

崇臺非一幹珍裘非一腋愼子曰廊廟之材蓋非一木之枝狐白之裘非一狐之皮也治亂安危存亡榮辱之施非一人之力埤蒼曰腋在肘後多士成大業羣賢濟弘績班固漢書贊曰高祖征伐定天下搢紳之徒騁其智辯並成大業遇蒙時來會聊齊朝彥跡言富貴榮寵時之暫來也漢書蒯通曰時乎時不再來顧此腹背羽愧彼

排虛翮韓詩外傳曰晉平公遊於河而嘆曰安得賢士與之樂此也船人盍胥跪而對曰主君亦不好士耳何患無士乎公曰吾食客門左千人右千人何謂不好士乎對曰夫鴻鵠一舉千里所恃者六翮耳背上之毛腹下之毳益一把飛不為加高損一把飛不為加下今君之食客門左右各千人亦有六翮在其中矣將背背上之毛腹下之毳耶

寄身蔭四岳託好憑三益四岳謂劉琨也四岳已見上文論語孔子曰益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

傾蓋雖終朝大分邁疇昔鄒陽上書曰白頭如新傾蓋若故左氏傳曰楚子文訓兵終朝而畢李固與竇卿書曰闊廓大分綢繆恩信左氏傳羊斟曰疇昔之羊子為政

在危每同險處安不異易易夷易也協韻以亦切

俱涉晉昌艱若更飛狐厄王隱晉書曰惠帝以燉煌土界遼遠分立晉昌郡又曰晉昌護匈奴

中郎將別領戶然時段匹磾為此職謀在磾所難斥言之故曰晉昌也晉中興書曰石勒攻樂平劉琨自伐飛狐口奔安次也

恩由契闊生義隨周旋積

契闊已見上文左氏傳晉公子重耳謂楚子曰晉楚治兵以與君周旋

豈謂鄉曲譽謬充本州役

燕丹子曰士無鄉曲之譽則不可以論行匹磾辟謀為幽州別駕故曰本州之役已見上文

乖離令我感悲欣使情惕

毛萇詩傳曰惕惕猶切切也

理以精神通匪曰形骸隔

楚辭曰衆人莫可與論道非精神之不通形骸已見上文

妙詩申篤好清義貫幽賾

小雅曰賾深也

恨無隋侯珠以酬荊文璧

隋侯珠已見上文荊楚也韓子曰楚人卞和得璞玉於荊山之中文王即位乃使理其璞得寶焉乃命曰和氏之璧也傅玄豫章行曰琅玕溢金匱文璧世所無

答靈運一首 五言

謝宣遠

夕霽風氣涼閑房有餘清何敬祖雜詩曰閑房來清氣呂氏春秋曰冬不用翣清有餘也開軒滅華燭月露皓已盈軒牕也蜀都賦曰高軒以臨山秦嘉贈婦詩曰飄飄帷帳熒熒華燭獨夜無物役寢者亦云寧孫卿子曰是謂以己為物役也忽獲愁霖唱懷勞奏所成靈運愁霖詩序云示從兄宣遠歎彼行旅艱深茲眷言情魏文柳賦曰行旅仰而廻眷毛詩曰眷言顧之伊余雖寡慰殷憂暫為輕長門賦曰伊余懷之慢愚兮毛詩曰耿耿不寐如有殷憂牽率酬嘉藻長揖愧吾

生之左氏傳智伯曰牽率老夫以至於此文賦曰嘉藻麗之彬彬漢書曰酈食其長揖不拜陸機贈潘岳詩曰僉曰吾生明德惟允

於安城答靈運一首五言 謝靈運贈宣遠序曰從兄宣遠義熙十一年正月作守安城其年夏贈以此詩到其年冬有答

條繁林彌蔚波清源愈濬阮德猷答棗道彥詩曰華宗體直襲正源源流深清

誕吾秀之子紹前脩魏志曹植上疏曰華宗貴族必有應斯舉者毛萇詩傳曰誕大也大矣后稷十月而生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之子于征尚書曰俾克紹前烈孔安國尚書傳曰脩嗣也

綢繆結風徽煙熅吐芳訊綢繆已見上文周易曰天地煙熅萬物化醇演連珠曰肆義芳

訊鄭玄禮記注曰訊問也

鴻漸隨事變雲臺與年峻

其一鴻漸以喻仕進雲臺以喻爵位也周易曰鴻漸于陸其羽可以為儀李顒阮彥倫誄曰累土積功以為雲臺淮南子曰雲臺之高墮者折脊碎腦高誘曰際於雲故曰雲臺也

華萼相光飾嚶嚶悅同響

毛詩曰棠棣之華萼不韡韡鄭玄曰興者諭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也毛詩曰伐木丁丁鳥鳴嚶嚶鄭玄曰其鳴之志似於求友也

親親子敦余賢賢吾爾賞

禮記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又曰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論語曰賢賢易色

比景後鮮輝方年一日長

言比景後爾鮮輝方年長爾一日也說文曰景光也孔安國論語曰子路曾皙冉有公西華侍坐子曰以吾一日長乎爾

萎葉愛榮條涸流好河廣

其二萎葉涸流自喻也王逸楚辭注曰枝葉早萎痛施落潘安仁河陽詩

曰峻巖敷嶸滌文賦曰豁若涸流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

殉業謝戍操復禮愧貧樂

司馬彪莊子注曰殉營也論語子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子曰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

辛會果代耕符守江南曲

許慎淮南子注曰果成也禮記曰諸侯之下士視上農夫祿足以代耕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也

履運傷荏苒遵塗歎緬邈

莊子曰陰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張茂先勵志詩云日與月與荏苒代謝陸機贈馮文羆詩曰遵塗遠蹈又擬古詩曰緬邈若飛沉

布懷存所欽我勞一何篤

其三嵇康秀才詩曰思我所欽我勞如何徐幹答劉禎詩曰我思一何篤其愁兼三春

肇允雖同規翻飛各異概

毛詩曰肇允彼桃蟲翻飛惟鳥異概謂異量也凡概以平量故言概而顯量焉楚辭曰一概而相量也

迢遞封畿外窮寵承

明內宣遠為安城守故云封畿外靈運為秘書監故云承明內也毛詩曰京畿千里承明假京洛而言之也尋塗塗既睽即理理已對外內殊職是塗睽也賢愚異任是理對也絲路有恒悲矧廼在吾愛其四絲路已見上文又絲或為蹊也跬行安步武鍛翮周數仞漢書公孫貜曰吳失與而無助跬行獨進如淳曰跬以一足行為跬空蘂切鄭玄禮記注曰武迹也淮南子曰飛鳥鍛羽許慎曰鍛殘羽也莊子曰有鳥也其名曰鵬搏扶搖羊角而上者行九萬里斥鷃笑之曰我騰躍而上不過數仞而下此亦飛之至也包咸論語注曰七尺曰仞豈不識高遠違方往有吝阮籍詠懷詩曰豈不識宏大羽翼不相儀郭象莊子注曰亦猶鳥之自得於一方也周易曰君子吝之往吝窮也歲寒霜雪嚴過半路愈峻言位高而愈懼也莊子孔

子曰天寒既至霜雪既降戰國策曰或謂秦王曰日行百里者半於九十此言末路之難也量已畏友朋勇退不敢進庾元規讓中書表曰量已知弊左氏傳陳敬仲曰詩云豈不欲往畏我友朋晏子春秋曰工士難進而易退也行矣勵令猷寫誠酬來訊其五孔安國尚書傳曰勵勉也補亡詩曰賓寫爾誠曹植與吳質書曰得所來訊文采委曲

西陵遇風獻康樂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襲封康樂侯鄭玄禮記注曰猷猶進也又曰古者致物於人尊之曰獻

謝惠連

我行指孟春春仲尚未發趣途遠有期念離情無歇趣向

也戒裝候良辰漾舟陶嘉月許慎淮南子注曰裝飾也良辰已見上文蜀都賦曰漾輕舟楚辭曰陶嘉月兮總駕搴玉英兮自脩爾雅曰陶喜也瞻塗意少悰還顧情多

闕其一韋昭漢書注曰悰樂也

哲兄感仳別相送越坰林兄謂靈運也漢書谷永謝王鳳曰察父哲兄覆育子弟誠無以加毛詩曰有女仳離慨其歎矣毛萇曰仳別也匹視切爾雅曰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飲餞野亭館分袂澄湖陰毛詩曰飲餞于禰范曄後漢書曰郭伋遂止野亭悽悽留子言眷眷浮客心韓詩曰眷眷懷顧孔安國尚書傳曰浮行也

迴塘隱艫栧遠望絕形音其二南都賦曰分背迴塘說文曰艫船頭也韋昭漢書注曰栧櫂也靡靡即長路戚戚抱遙悲楚辭曰居戚戚而不解悲遙但自

弭路長當語誰楚辭曰汎容與而遐舉兮聊抑志而自弭杜預左氏傳注曰弭息也古詩曰愁思當語誰行行道轉遠去去情彌遲陸機赴洛詩曰行行遂已遠韓詩外傳曰孔子之去魯遲遲乎其行也昨發浦陽汭今宿浙江湄其三鄮善長水經注曰浦陽江水導源烏傷縣而經上虞縣汎安國尚書傳曰水北曰汭晉灼漢書注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郭璞山海經注曰今錢塘有浙江音折屯雲蔽曾嶺驚風涌飛流零雨潤墳澤落雪灑林丘毛詩曰零雨其濛浮氛晦崖巘積素惑原疇爾雅曰重巘隒也曲汜薄停旅通川絕行舟其四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泊與薄古字通韓詩外傳阿谷之女曰河谷之隊隱也行旅已見上文上林賦曰通川過於中庭魏文帝善哉行曰洋洋川流中

有行舟臨津不得濟佇檝阻風波孔叢子孔子歌曰臨津不濟還轅息鄒爾雅曰佇久立也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也蕭條洲渚際氣色少諧和西瞻興遊歎東睇起悽歌積憤成疢痗無萱將如何其五韓詩曰馬得萱草言樹之背顧言思伯使我心痗薛君曰諼草忘憂也萱與諼通痗音悔

還舊園作見顏范二中書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元嘉三年徐羨之等誅徽顏延之為中書侍郎范中書蓋謂范泰也

謝靈運

辭滿豈多秩謝病不待年偶與張邴合久欲還東山漢書

張良曰今以三寸舌為帝師封萬户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學道輕舉又曰琅邪邴漢亦有清行兄子曼容亦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輙自免去東山謂會稽始寧也檀道鸞晉陽秋曰謝安有反東山之志每形之於言

聖靈昔迴眷微尚不及宣 聖靈謂高祖也陸機弔魏武帝文曰庶聖靈之響像魏文帝柳賦曰行旅仰而迴眷

何意衡飈激烈火縱炎煙焚玉發崐峯餘燎遂見遷 沈約宋書曰少帝即位權在大臣靈運構扇異同非毀執政司徒徐羡之等患之出為永嘉太守衡飈已見上文尚書曰火炎崐岡玉石俱焚天吏逸德烈于猛火

投沙理既迫如邛願亦愆 漢書曰賈誼以謫居長沙長沙卑濕誼自傷悼以為壽不得長又曰卓文君謂司馬長卿曰第如臨邛從昆弟假貸猶足以為生何至自苦如此相如與俱之臨邛第但也

長與懽

愛別永絶平生緣緣因緣也浮舟千仞壑總轡萬尋巔戰國策蘇代曰水浮輕舟春秋繁露曰水趣千仞之壑而不旋似勇者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琴賦曰青壁萬尋流沫不足險石林豈為艱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四十仞流沫三十里見一丈夫遊之以為有苦使弟子並水而泝之數百步出被髮行歌而遊於堂下孔子從而問焉曰蹈水有道乎長於水而安於水性也楚辭曰焉有石林閩中安可處日夜念歸旋漢書曰故越王無諸世奉越祀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韋昭曰東越之別名也閩音旻事蹟兩如直心愜三避賢言史魚有道無道行俱如矢而已有道則見召無道則左遷故云事蹟兩如矢直而己雖遷終無悔吝心愜三避之賢韋昭漢書注曰蹟頓也謂顛仆也説文曰蹪跌也論語子曰直哉史魚邦有道如矢邦

無道如矢史記曰孫叔敖相楚三去相而不悔知其非己罪也三避三黜也躓音致託身青雲上棲巖挹飛泉陸機詩曰託身承華側嵇康絶交詩曰許由之巖棲盛明盪氛昏貞休康屯邅盛明貞休謂太祖也言以盛明之德而盪氛昏之徒又以正美之道以康屯邅之俗也解嘲曰遭盛明之世周易曰乾元亨利貞又曰休否大人吉鄭玄曰休美也王弼曰居尊位能休否也周易曰屯如邅如殊方感戍貸徵物豫采甄沈約宋書曰太祖登祚徐羨之等徵靈運為秘書監再召不起上使光祿大夫范泰與靈運書敦獎之乃出就文子曰殊方偏國夫惟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魏明帝豫章行曰於斯誠徵物能不懷傷悴鄭玄尚書緯注曰甄表也感深操不固質弱易板纏謂應徵也感深感荷情深也楚辭曰悲靈脩之浩蕩何執操之不固應璩與陰中夏書曰

體正者則檢於人質弱者則陋於聚板纏猶牽引也曾是反昔園語往實款然毛詩曰曾是在位廣雅曰款愛也曩基即先築故池不更穿爾雅曰曩久也謂久舊也果木有舊行壤石無遠延仲長子曰築基起功莊子曰相造于水者穿池而養給也雖非休憩地聊劉歆甘泉賦曰柱木離而成行說苑曰楚莊王築層臺延石千里延壤百里取永日閑毛詩曰且以永日鄭玄曰永別也衛生自有經息陰謝所牽莊子南榮趎曰願聞衛生之經而已矣老子曰衛生之經乎能抱一乎能勿失乎能與物委蛇而同其波乎是衛生之經也司馬彪曰衛生謂衛護其生全性命也息陰即息影也牽謂俗務也已見遊南亭也夫子照情素探懷授往篇史記蔡澤謂應侯曰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披于情素素猶實也王仲

宣詩曰探懐授所歡願醉不顧身

登臨海嶠初發彊中作與從弟惠連見羊何共和之一首五言謝靈運遊名山志曰桂林頂遠則嵊尖彊中沈約宋書曰靈運既東還與族弟惠連東海何長瑜潁川荀雍太山羊璿之文章常會共為山澤之遊時人謂之四友

謝靈運

杪秋尋遠山山遠行不近楚辭曰靚杪秋之遥夜與子別山阿含酸赴脩軫軫當為畛說文曰畛井田閒陌中流袂就判欲去情不忍毛萇詩傳曰判分也毛詩曰彷徨不忍去顧望脰未悁汀曲舟已隱何休公羊傳注曰脰

頸也陸彥聲詩曰相思心既勞相望脰亦悁說文曰痟瘦也痟與悁通文子集畧曰汀水際平也隱汀絕望舟騖棹逐驚流海賦曰驚浪雷奔欲抑一生歡并奔千里遊言遠別已為抑歡千里逾加離思列子公孫朝曰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古詩曰離家千里客戚戚多復思日落當棲薄繫纜臨江樓纜維舟索也吳志曰更增舸纜謝靈運遊名山志曰從臨江樓步路南上二里許左望湖中右傍長江也豈惟夕情歛憶爾共淹留楚辭曰攀桂枝兮聊淹留淹留昔時歡復增今日歎潘岳哀永逝曰憶舊歡兮增新悲茲情已分慮況迺協悲端悲端謂秋也楚辭曰悲哉秋之為氣也秋泉鳴北澗哀猿響南巒爾雅曰巒山峯郭璞曰山形長狹者荊州謂之巒戚戚新

別心悽悽久念攢蒼頡篇曰攢聚之也攢念攻別心旦發清溪陰瞑投剡中宿明登天姥岑楚辭曰夕投宿於石城漢書曰會稽有剡縣吳録地理志曰剡縣有天姥岑剡植瑛切姥莫古切高高入雲霓還期那可尋孟子註泰山之高參天入雲羊祜請伐吳表曰高山尋雲霓潘安仁在懐縣詩曰感此還期淹儻遇浮丘公長絶子嶽音列仙傳曰王子喬好吹笙道人浮丘公接以上嵩山毛詩曰太姒嗣徽音

酬從弟惠連一首五言

謝靈運

寢瘵謝人徒滅迹入雲峯爾雅曰瘵病也太玄經曰老子曰行則滅迹立則隱形

巖壑寓耳目歡愛隔音容永絶賞心望長懷莫與同潘安仁詩曰歲寒無與同末路值令弟開顔披心胷其一鄒陽上書曰至其晚節末路應亨古詩曰濟濟令弟史記蔡澤曰披腹心心胷既云披意得咸在斯莊子善養曰余逍遥於天地之間而心意自得也淩澗尋我室散帙問所知說文曰帙書衣也夕慮曉月流朝忌曛日馳王逸楚辭注曰曛黄昏時也悟對無厭歇聚散成分離其二言事無常故聚而必散成有分離也莊子曰禍福相生聚散以成分離別西川迴景歸東山別時悲已甚別後情更延爾雅曰延長也傾想遲嘉音果枉濟江篇遲猶思也果猶遂也辛勤風波事款曲

洲渚言其三風波已見上文王嘉贈婦詩曰思面敘款曲洲渚既淹時風波子行遲務協華京想詎存空谷期廣雅曰務遠也華京猶京華也郭璞遊仙詩曰京華遊俠窟毛詩曰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猶復惠來章祇足攪余思毛詩曰胡逝我梁祇攪我心儻若果歸言共陶暮春時其四陶喜也暮春雖已見上文未交仲春善遊遨未交謂暮春氣節與仲春未交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南交言夏與春交也山桃發紅蕚野蕨漸紫苞爾雅曰梚山桃也毛詩曰言采其蕨毛詩義疏曰蕨山菜也初生紫色尚書曰艸木漸苞孔安國曰漸進長苞叢生也鳴嚶已悅豫幽居猶鬱陶鳴嚶已見上文禮記曰幽居而不淫論衡曰幽居而靜處恬澹自守尚書曰鬱陶乎予心顏厚有忸怩孔

安國曰鬱陶哀思也

夢寐佇歸舟釋我吝與勞

其五范曄後漢書曰陳蕃周舉嘗相謂曰數日之間不見黃生則鄙恡之萌復存乎心毛詩曰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文選卷二十五

文選卷二十六

梁　蕭統　編

唐　李善　註

贈答

贈王太常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王僧達除太常

顔延年

玉水記方流琁源載圓折　尸子曰凡水其方折者有玉其圓折者有珠也　蓄寶每希聲雖祕猶彰徹　老子曰太音希聲左氏傳君子曰以險危大人而有名彰徹也　聆

龍聆九泉聞鳳窺丹穴廣雅曰聆聽也莊子曰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泉驪龍頷下說文曰聆察也山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鶴五采名曰鳳鳥丹穴已見東京賦歷聽豈多工唯然覲世哲孔安國尚書傳曰工官也舒文廣國華敷言遠朝列王逸楚辭注曰發文舒詞爛然成章國語季文子曰吾聞以德榮為國華尚書曰凡厥衆人極之數言秋興賦曰猥厠朝列爾雅曰列業也德輝灼邦懋芳風被鄉耋禮記曰德輝動乎內而人莫不承聽禰衡顏子碑曰秀不實振芳風側同幽人居郊扉常晝閉周易曰履道坦坦幽人貞吉殷仲堪誄曰剖門晝掩閑庭晏然林閭時晏開亟迴長者轍爾雅曰野外謂之林鄭玄周禮注云閭里門也漢書淮南王曰早閉晏開又曰陳平門外多長者車轍庭昏見

野陰山明望松雪靜惟浹羣化徂生入窮節鄭玄毛詩箋曰惟思也蘇林漢書注曰浹周也莊子曰已化而生又化而死爾雅曰徂往也謂往之死也家語孔子曰化於陰陽象形而發謂之生化窮數盡謂之死

豫往誠懽歇悲來非樂闋周易曰初六鳴豫凶王弼曰樂過則淫志窮則凶爾雅曰豫樂也淮南子曰奏樂而喜曲終而悲鄭玄禮記注曰闋終也

屬美謝繁翰遥懷具短札屬猶綴也謝猶慙也說文曰懐念思也又曰札牒也徂黠切

夏夜呈從兄散騎車長沙一首五言　集曰從兄散騎字敬宗車長沙字仲遠

顔延年

炎天方埃鬱暑晏閴塵紛淮南子曰南方曰炎天高誘曰南方五月建午火之中也火性炎上故曰炎天廣雅曰方正也毛萇詩傳曰鬱積也禮記曰仲夏小暑至賈逵國語注曰晏晚也毛萇詩傳曰閴息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紛亂也獨靜闕偶坐臨堂對星分賈逵國語注曰偶對也周禮曰以星分夜側聽風薄木遥睇月開雲法言曰風薄于山孔安國尚書傳曰薄迫也亦激之意也楚辭曰雪紛紛而薄木夜蟬當夏急陰蟲先秋聞禮記曰仲夏之月蟬始鳴易通卦驗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聖主得賢臣頌曰蟋蟀俟秋吟歲候初過半荃蕙豈久芬楚辭曰時亹亹而過中又曰荃蕙化而為茅屏居惻物變慕類抱情殷漢書曰竇嬰謝病屏居田南山下鵩鳥賦曰萬物變化楚辭曰思慕類兮以悲魏文帝善

哉行曰喟然以惋歎抱情不得叙桓玄鸐鶤賦曰眷儔侶而情殷殷憂也

九逝非空思七襄

無成文

楚辭曰惟郢路之遼遠兮魂一夕而九逝韓詩曰跂彼織女終日七襄雖則七襄不成報章薛君曰襄反也

直東宮答鄭尚書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鄭鮮之字道子高祖踐祚遷都官尚書

顏延年

沈約宋書曰高祖受命延年補太子舍人然答詩謝舍人之日

皇居體環極設險衹天工

孔融薦禰衡表曰帝室皇居西京賦曰若夫長年神仙宜室玉堂營衆星之環極泮赫羲以煇煌周易曰王公設險以守其國尚書曰天工人其代之

兩闈阻

通軌對禁限清風兩闕謂東宮及中臺也方言曰軌道也各有禁守謂禁中也故曰對也胡廣書曰建洪德流清風跂予旅東館徒歌屬南墉毛詩曰誰謂宋遠跂予望之賈逵國語注曰旅客也爾雅曰徒歌曰謡鄭玄禮記注曰屬注也謂意注之也尚書為中臺在南故曰南墉寢興鬱無已起觀辰漢中毛詩曰言念君子載寢載興鄭玄考工記注曰鬱不舒散辰大辰也爾雅大辰房心尾也郭璞曰龍星明者以為時候故曰大辰毛萇詩傳曰漢天河也流雲藹青闕皓月鑒丹宮廣雅曰鑒照也踟躕清防密徙倚恒漏窮毛詩曰搔首踟躕夏侯沖荅潘岳詩曰相思限清防企仲誰與言爾雅曰密靜也楚辭曰步徙倚而遥思漏窮言曉也君子吐芳訊感物惻余衷演連珠曰肆義芳訊古詩曰感物懷所思悄無丘

園秀景行彼高松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周易曰賁于丘園束帛戔戔陸機演連珠曰丘園之秀因時則揚毛詩曰景行行止高松喻守節而不移也論語子曰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彫也知言有誠實美價難克充知汝之言有誠實舊貫美價難以克充漢書武帝詔書曰九變復貫知言之選論語子貢曰有美玉於斯韞櫝而藏諸求善價而沽諸何以銘嘉貺言樹絲與桐言樹絲桐欲播之琴瑟也魏文帝書曰嘉貺益腆爾雅曰貺賜也毛詩曰言樹之背史記曰騶忌以鼓瑟見齊威王王曰夫治國家何異絲桐之間哉

和謝監靈運一首五言沈約宋書曰靈運為祕書監也

顏延年沈約宋書曰少帝出顏延年為始安太守元嘉三年徵為中書侍郎

弱植慕端操窘步懼先迷

左氏傳鄭子産如陳曰陳亡國也其君弱植王逸楚辭注曰植志也楚辭曰內惟省以端操又曰夫惟捷徑以窘步窘求損切周易曰先迷失道後順得常

寡立非擇方刻意藉窮棲

孫卿子曰寡立而不勝堅强而不暴周易曰君子以立不易方王弼曰得其所久故不易也孔安國論語注曰方道也謂常道也莊子曰刻意尚行離世異俗此山谷之士非俗之人枯槁赴淵者之所好也韋昭國語注曰山處曰棲

伊昔遘多幸秉筆侍兩閨

陸機荅賈謐詩曰伊昔有皇左氏傳羊舌職曰民之多幸國之不幸國語士茁謂智襄子曰臣秉筆事君兩閨謂上臺及東宮也事二宮已見曲水詩

雖慙丹雘施未謂玄素睽

丹雘喻君恩也玄素喻別也盧諶荅劉琨書曰始素終玄墨翟坐涕周易曰睽者乖也苦圭切尚書曰惟其塗丹雘

徒遭良

時詖王道奄昏霾謂少帝之日也潘岳河陽縣詩曰徒恨良時泰蒼頡篇曰詖諂佞也彼寄切方言曰奄遽也昏霾喻世亂也爾雅曰風雨土為霾人神幽明絶朋好雲雨乖人神幽明絶言時亂不獲祭享也曾子曰天曰明地曰幽張載詠懷詩曰雲乖雨散心乎愴而弔屈汀洲浦謁帝蒼山蹊謂之始安郡也賈誼有弔屈原文楚辭曰搴汀洲兮杜若文字集略曰汀水際也曹子建贈白馬王詩曰謁帝承明廬禮記曰舜葬蒼梧之野倚岩聽緒風攀林結留蕙楚辭曰倚石岩以流涕又曰款秋冬之緒風又曰畦留蕙與揭車王逸曰留蕙香草也跂予間衡嶠曷月瞻秦稽跂予已見上文衡山名也爾雅曰山銳而高曰嶠毛詩曰曷月余還歸哉孔曄會稽記曰秦望山在州城正南史記曰始皇登之望南海越絶書曰禹救水到大越上茅山大會計

更名茅山曰會稽皇聖昭天德豐澤振沉泥皇聖謂文帝也孫卿子曰變化代興謂之天德謝承後漢書曰仁風豐澤四海所宗說文曰振舉也葛龔與張略書曰頑闇沉泥惜無爵雉化何用充海淮國語曰趙簡子歎曰雀入于海為蛤雉入于淮為蜃鄭玄禮記注曰充足也子喻切去國還故里幽門樹蓬藜去國謂去始安也莊子曰越之流人去國旬月古詩曰思還故里閭楚辭曰處玄舍之幽門陸雲荅兄書曰修庭樹蓬采茨葺昔宇翦棘開舊畦鄭玄周禮注曰茨蓋也又廣雅曰葺覆也左氏傳戎子駒支曰驅其狐貍翦其荆棘孟子曰病于夏畦劉熙曰今俗以二十五畝為小畦物謝時既晏年往志不偕言年既日往志意已衰不與子俱也王逸楚辭注曰謝去也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毛萇詩傳曰偕俱也俱亦齊同之意

也

親仁敷情昵興玩究辭棲親仁謂靈運也左氏傳陳五父曰親仁善鄰國之寶也爾雅曰昵近也孫炎曰親之近也說文曰興悅也玩愛也

芬馥歇蘭若清越奪琳珪吳都賦曰芬馥肹蠁說文曰歇息也一曰氣越泄也禮記曰昔者君子比德於玉焉叩之其聲清越以長

鄭玄曰越猶揚也

盡言非報章聊用布所懷易曰書不盡言報章已見上文莊子曰有問而應之盡其所懷蒼頡篇曰懷抱也

荅顏延年一首五言

王僧達沈約宋書曰王僧達琅邪人少好學善屬文為始興王行府參軍稍遷至中書令以屢犯上顏於獄中賜死

長卿冠華陽仲連擅海陰長卿相如字也尚書曰華陽黑水惟梁州華陽國記曰益州地稱天府原曰華陽史記曰魯仲連齊人也穀梁傳曰水南曰陰珪璋既文府精理亦道心言珪璋之麗既光於文府精理之妙亦窮於道心文賦曰遊文章之林府尚書曰道心惟微君子聳高駕塵軌實為林楚辭曰涑余駕兮入冥何邵詩曰亮無風雲會安能襲塵軌司馬遷書曰列於君子之林也崇情符遠迹清氣溢素襟思玄賦曰盍遠迹以飛聲陸景典語曰清氣漂於青雲之上聲類曰襟交領也結遊略年義篤顧棄浮沉莊子曰忘年忘義振於無境鄭玄毛詩箋曰顧念也高誘淮南子注曰浮沉猶盛衰也寒榮共偃曝春醞時獻斟桓子新論曰余與揚子雲奏事坐白虎殿廊廡下以寒故背日曝焉郭璞上林賦注

曰榮屋南簷也曹植酒賦曰或秋藏冬發或春醞夏開聿來歲序暄輕雲出東岑毛詩曰聿來胥宇鄭玄曰聿自也麥壟多秀色楊園流好音魏文帝登城賦曰嘉麥被壟廣雅曰秀美也毛詩曰楊園之道又曰睍睆黃鳥載好其音歡此乘日暇忽忘逝景侵言人壽不留與景俱逝而壽損侵謂之侵莊子牧馬童子謂黃帝曰有長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車而遊於襄城之野郭象曰日出而遊日入而息幽衷何用慰翰墨久謠吟歸田賦曰揮翰墨以奮藻棲鳳難為條淑貺非所臨鳳非梧桐不棲故曰難為也誦以永周旋匪以代兼金左氏傳太史克曰奉以周旋不敢失墜孟子曰齊王餽兼金一百而不受也

郡內高齋閒坐荅呂法曹一首 五言 郡是宣城郡

謝玄暉

結構何迢遰曠望極高深 結構謂結連構架以成屋宇也魯靈光殿賦曰觀其結構 廣雅曰曠遠也高深謂江山也魏武帝善哉行曰山不厭高海不厭深吳都賦曰曠瞻迢遰 窗中列遠岫庭際俯喬林 曹子建詩曰歸鳥赴喬林 日出衆鳥散山暝孤猿吟已有池上酌復此風中琴 石崇思歸引曰宴華池酌羽觴嵇康贈秀才詩曰習習和風吹我素琴 非君美無度孰為勞寸心 毛詩曰彼已之子美無度又曰勞心忉忉列子文摯謂叔龍曰吾見子之心矣方寸之地虛矣 惠而能好我問以瑶華音

毛詩曰惠而好我攜手同行毛萇曰惠愛也鄭玄曰言愛仁而又好我毛詩曰雜佩以問之毛萇曰問遺也楚辭曰折疏麻兮瑤華將以遺兮離居

若遺金門步就見玉山岑 觧嘲曰歷金門上玉堂穆天子傳曰癸巳至羣玉之山容氏所守先王之謂冊府郭璞曰即山海經玉山西王母所居者皇甫謐釋勸曰排閶闔步玉岑

在郡卧病呈沈尚書一首 五言 集曰沈尚書約也

謝玄暉

淮陽股肱守高卧猶在茲 漢書曰季布為河東守上召布曰河東吾股肱郡故特召君耳又曰拜汲黯為淮陽太守黯伏地不受印上曰君薄淮陽耶顧淮陽吏人不相得吾徒得君重卧而治之

也況復南山曲何異幽棲時謝靈運南山詩曰凝此永幽棲連陰盛農節簦笠聚東菑胡安道愁霖賦曰冀連陰之時退想雲物之見微毛詩曰彼都人士簦笠緇撮毛萇曰簦所以御雨音臺爾雅曰田一歲曰菑高閣常晝掩荒堦少諍辭晝掩已見上文珍簟清夏室輕扇動涼颸楚辭曰溢颸風而上征嘉魴聊可薦淥蟻方獨持毛詩曰南有嘉魚鄭玄毛詩箋曰聊畧也釋名曰酒有汎齊浮蟻在上洗洗然鄭玄毛詩箋曰方且也夏李沉朱實秋藕折輕絲魏文帝與吳質書曰沉朱李於寒水良辰竟何許夙昔夢佳期佳謂沈也言會面良辰竟在何許而令夙昔空夢佳期阮籍詠懷詩曰良辰在何許凝霜沾衣襟許猶所也尚書曰夙夜浚明有家孔安國曰夙早也浚深也早夜思之

須明行之楚辭曰與佳期兮夕張
王逸曰不敢斥尊者故言佳也
坐嘯徒可積為邦歲已朞
張璠漢記曰南陽太守弘農成瑨任功曹岑晊時
人為之語曰南陽太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
瑨音津晊音質論語子曰善人為邦百年可以勝殘
去殺矣又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
絃歌終莫取撫几令自嗤
論語曰子游為武城宰聞絃歌
之聲陸機赴洛詩曰撫几不能
寐阮籍詠懷詩
曰嗷嗷令自嗤

暫使下都夜發新林至京邑贈西府同僚一首 五言

蕭子顯齊書曰謝脁為隨王子隆文學子隆
在荆州好辭賦數集僚友脁以才文尤被賞愛
長史王秀之以脁年少相動密以啟聞世
祖敕脁可還都脁道中為詩以寄西府

謝玄暉

大江流日夜客心悲未央呂氏春秋曰水泉東流日夜不休毛詩曰夜未央廣雅曰央已也徒念關山近終知反路長古樂府有度關山曲王粲閑邪賦曰關山介而阻險顏延年秋胡詩曰反路遵山河秋河曙耿耿寒渚夜蒼蒼秋河天漢也耿耿光也毛詩曰蒹葭蒼蒼引領見京室宮雉正相望潘岳河陽縣詩曰引領望京室東都賦曰京室密清周禮曰王城隅之制九雉古詩曰兩宮遙相望金波麗鳷鵲玉繩低建章漢書歌云月穆穆以金波王弼周易注曰麗連也張揖漢書注曰鳷鵲觀在雲陽甘泉宮外春秋元命包曰玉衡北兩星為玉繩星漢書曰柏梁災於是作建章宮也驅車鼎門外思見昭丘

陽古詩曰驅車策駑馬帝王世紀曰春秋成王定鼎于郟鄏其南門名定鼎門蓋九鼎所從入也方言曰冢大者為丘丘南曰陽荊州圖記曰當陽東有楚昭王墓登樓賦曰所謂西接昭丘也馳暉不可接何況隔兩鄉馳暉日也眺至尋陽詩曰過客無留軫馳暉有奔箭毛萇詩傳曰鄉所也風雲有鳥路江漢限無梁南中八志曰交阯郡治龍編縣自興古鳥道四百里楚辭曰江河廣而無梁常恐鷹隼擊時菊委嚴霜毛萇詩傳曰古者鷹隼擊然後罻羅設潘岳河陽詩曰時菊耀秋華委猶悴也楚辭曰冬又申之以嚴霜寄言罻羅者寥廓已高翔喻蜀父老曰猶鷦鵬之翔乎寥廓之宇而羅者猶視乎藪澤廣雅曰寥深也廓空也

酬王晉安一首 五言

集曰王晉安德元王隱晉書曰晉安郡太康三年置郡今之

泉州也

謝玄暉

梢梢枝早勁塗塗露晚晞爾雅曰梢梢櫂也郭璞曰謂木無枝柯梢櫂長而殺也楚辭曰白露紛以塗塗王逸曰塗塗厚貌也毛長詩傳曰晞乾也南中榮橘柚寧知鴻雁飛列子曰吳越之國有木焉其名曰櫾碧樹而冬生櫾則柚字也鴻雁南棲銜陽不至晉安之境故曰寧知也拂霧朝清閣日旰坐彤闈左氏傳趙鞅曰日旰矣說文曰旰日晚也悵望一塗阻參差百慮依蔡邕詩曰暮宿何悵望周易曰一致而百慮仲長統詩曰百慮何為至安在我春草秋更綠公子未西歸言春草萋萋故王孫樂之而不反今春草秋而

更綠公子尚未西歸楚辭曰王孫游兮不歸春草生兮萋萋古詩曰秋草萋已綠毛詩曰誰能西歸誰能久京洛緇塵染素衣陸機為顧彥先贈婦詩曰京洛多風塵素衣化為緇

奉答內兄希叔一首五言顧氏家譜曰盼字希叔邵陵王國常侍

陸韓卿蕭子顯齊書曰陸厥字韓卿吳人好屬文州舉秀才王晏少傳主簿後至行軍參軍厥父被誅坐繫尚方尋有令赦厥恨父不及感慟而卒其集云竟陵王舉秀才遷太子太傅功曹掾

嘉惠承帝子躧屣奉王孫帝子謂竟陵也王孫謂太傅王晏也越絕書曰恭承嘉惠述暢往事管子曰君有嘉惠於其臣漢書儀曰帝子為王長門賦曰躧履起而彷徨魏志蔡邕見王粲曰此王

公孫有異才　屬叨金馬署又點銅龍門　漢書音義曰屬近也叨金馬署謂為秀才也两都賦序曰内設金馬石渠之署點銅龍門謂為太傅功曹掾也漢書曰上嘗急召太子出龍樓門張晏曰門樓上有銅龍　出入平津邸一見孟嘗尊　孟嘗喻太傅也漢書曰封丞相公孫弘為平津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說苑雍門周說孟嘗君曰以孟嘗之尊乃如是也　歸來翳桑柘朝夕異涼温　其一左太冲詠史詩曰陳平無産業歸來翳負郭涼温喻貴賤也　殂落固云是寂蔑終如斯　徂落猶彫落也羽獵賦曰萬物徂落於外荀紀七哀詩曰何其寂蔑　杜門清三徑坐檻臨曲池　漢書曰王陵杜門竟不朝請三輔决録曰蔣詡字元卿舍中三徑楚辭曰坐堂伏檻臨曲池　鳧鵠嘯儔侶荷芰始參差　蜀都賦曰

鴻儔鶴侶雖無田田葉及爾泛漣漪其二古樂府詩曰江南可采蓮蓮葉何田田毛詩曰河水清且漣漪春華與秋實庶子及家丞魏志曰邢顒字子昂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禮無所屈橈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而植禮遇殊特顒反疎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采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王門所以貴自古多俊民鄒陽上書曰何王之門不可曳長裾乎尚書曰畯民用康畯與俊同離宮收杞梓華屋富徐陳離宮華屋皆謂太子也卞壼議曰太子所居宮稱東宮不言太子宮者二宮以東西為稱明是天子之離宮使太子居之也左氏傳楚聲子曰晉大夫皆卿才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吳質荅曹子建書曰墳籍激於華屋魏志曰文帝為五官郎將北海徐幹廣陵陳琳並見友善平旦上林苑曰

入伊水濱其三言晨夕侍遊良非一所也楚辭曰平明發兮蒼梧漢書曰梁孝王入朝侍帝遊獵上林中論衡曰堯時擊壤者曰吾日入而息列仙傳曰王子喬周靈王太子晉也遊伊雒之間書記既翩翩賦歌能妙絕魏文帝與吳質書曰公幹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相如恧溫麗子雲慙筆札西京雜記曰枚臯文章捷疾長卿製作淹遲皆一時之譽長卿首尾溫麗枚臯時有累句故知疾行無善迹矣方言曰恧慙也漢書曰樓護與谷永俱為五侯上客長安號曰谷子雲之筆札樓君卿之脣舌駿足思長阪柴車畏危轍駿足喻希叔柴車自喻也棗臺彥荅杜育詩曰矯矯駿足繁纓朱就韓詩外傳齊子曰臣賴君之賜駕馬柴車可得而乘也愧茲山陽讌空此河陽別其四魏氏春秋曰嵇康寓居山陽縣與向秀遊於竹林號

曰七賢曹植送應氏詩曰親昵並集送置酒此河陽

平原十日飲中散千里遊

平原趙勝也史記曰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家遺平原君好書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為布衣之交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遂入秦見昭王干寶晉紀曰初呂安友嵇康相思則命駕千里從之

渤海方淫滯宜城誰獻酬

言已之事竟陵猶徐吳之在渤海漢書渤海郡有南皮縣即徐吳遊之所也國語曰底著淫滯賈逵曰淫久也陳思王酒賦曰酒有宜城濃醪蒼梧漂清毛詩曰獻酬交錯

屏居南山下臨此歲方秋

屏居南山下已見上文左氏傳卜徙父曰歲云秋矣漢書路博德曰方秋匈奴馬肥未可與戰廣雅曰方始也

惜哉時不與日暮無輕舟

其五

言無輕舟以相從也賈逵國語注曰惜痛也劉越石贈盧諶詩曰時哉不我與曹子建贈王仲宣詩曰有彼孤

鴛鴦哀鳴無匹儔我願執此鳥惜哉無輕舟

贈張徐州謖一首 五言

范彥龍

田家樵採去薄暮方來歸漢書楊惲曰田家作苦張景陽雜書曰援來修岸垂時閑樵採音楚辭曰薄暮雷電廣雅曰薄至也毛詩曰來歸自鎬杜預左氏傳注曰來者自外之文也還聞稚子說有客款柴扉史記曰楚懷王稚子子蘭呂氏春秋曰款門而謁高誘曰款叩也柴扉即荊扉也鄭玄禮記注曰篳門荊竹織門也儐從皆珠玳裘馬悉輕肥吳都賦曰儐從爽爽廣雅曰儐導也史記曰趙平原君使人於春申君舍之於上舍趙使欲夸楚為玳瑁簪刀劍並以珠

飾之請春申君客論語子曰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軒蓋照墟落傳瑞生光輝說苑瞿璜謂田子方曰吾祿厚得此軒蓋又師贖謂晉平公曰吾鼎不當生墟落應劭風俗通曰諸侯及使者有傳信乃得舍於傳耳今刺史行部車號傳車從事督郵周禮曰典瑞鄭玄曰瑞節信也疑是徐方牧既是復疑非阮瑀止欲賦曰意謂是而復非思舊昔言有此道今已微穀梁傳曰叔姬歸于紀其不言逆何也逆之道微范甯曰逆者非卿也物情棄疵賤何獨顧衡闌莊子曰人之有所不得與皆物之情也郭象曰憂娛在懷皆物情耳非理也爾雅曰疵痛也衡闌衡門也或以衡闌為結葦非也恨不具雞黍得與故人揮謝承後漢書曰山陽范式字巨卿與汝南張元伯為友春別京師以秋為期至九月十五日殺雞作黍二親笑曰山陽去此幾

千里何必至元伯曰巨卿信士不失期者言未絶而巨卿至韓康伯周易注曰揮散也懷情徒草草淚下空霏霏毛萇詩傳曰懷思也毛詩曰驕人好好勞人草草又曰雨雪霏霏寄書雲間雁為我西北飛漢書曰帝思蘇武使謂單于天子射上林中得雁足有係帛書西北謂徐州也在揚州之西北輿地志曰宋以鍾離置徐州齊以荊州為北徐州也

古意贈王中書一首　五言　集曰覽古贈王中書融

范彦龍

攝官青瑣闥遥望鳳皇池王融答詩題云雜體報范通直雲梁書曰雲為通直散騎侍郎左氏傳韓厥曰敢告不敏攝官承乏漢舊儀曰黃門郎暮入對青瑣門拜晉中興書曰荀勗從中書監為

尚書令人賀之乃發恚云奪我鳳皇池卿諸人何賀我耶

誰云相去遠脈脈阻光儀劉楨贈徐幹詩曰誰謂相去遠古詩曰盈盈一水間脈脈不得語鸎鵡賦曰侍君子之光儀

岱山饒靈異沂水富英奇尚書曰海岱及淮惟徐州又曰淮沂其乂漢舊有琅邪郡音義曰屬徐州晉書琅邪王氏之先漢紀曰秦遷于琅邪之皋虞後徙于臨沂

逸翮凌北海摶飛出南皮徐幹居北海吳質遊南皮二人皆蒙魏文恩幸故言地以明之也郭璞遊仙詩曰逸翮思拂霄杜預左氏傳注曰陵侮也謂輕易之莊子曰鵬摶扶搖而上司馬彪曰摶圜也圜飛而上若扶搖也

遭逢聖明后來棲桐樹枝孔安國尚書傳曰聖人受命則鳳皇至鄭玄毛詩箋曰鳳皇之性非梧桐不棲

竹花何莫莫桐葉何離離鄭玄毛詩箋曰鳳皇非竹實不食毛詩曰葛之覃兮維葉

莫莫又曰其桐其椅其實離離可棲復可食此外亦何為古詩曰賤妾擬何為豈知鷦鷯者一粒有餘貲鷦鷯賦曰巢林不過一枝每食不過數粒蒼頡篇曰貲財也

贈郭桐廬出溪口見候余既未至郭仍進村維舟久之郭生方至一首五言　顧野王輿地志曰桐廬縣吳分富陽之桐廬溪也劉孝標集曰郭桐廬峙

任彦昇

朝發富春渚蓄意忍相思漢書曰會稽郡富春縣孔安國尚書傳曰蓄積也　涿令行春反冠葢溢川柢范曄後漢書曰滕撫字叔輔北海人也初仕州郡稍遷為涿令

有文武理用太守以其能委仕郡職兼領六縣流愛干民行春兩白鹿隨車挾轂而行郭璞上林賦注曰坻岸也坻或爲湄

望久方來萃悲歡不自持毛萇詩傳曰萃集也滄江路窮此湍險方自茲疊嶂易成響重以夜猨悲客心幸自弭中道遇心期楚辭曰聊抑志而自弭親好自斯絕孤遊從此辭謝靈運詩曰孤遊非情歎蘇武詩曰去去從此辭

行旅上

河陽縣作二首 五言

潘安仁 哀傷贈答皆潘居陸後而此在前疑誤也

微身輕蟬翼弱冠忝嘉招岳弱冠舉秀才曹植表曰身輕蟬翼恩重丘山楚辭曰蟬翼為輕也在疚妨賢路再升上宰朝言已在病以妨賢路也毛詩曰煢煢在疚說苑楚令尹虞丘子謂莊王曰臣為令尹處士不升妨羣賢路上宰朝謂司空太尉府猥荷公叔舉連陪厠王寮言以凡猥之才而荷薦舉也太尉舉為郎已見閑居賦許慎淮南子注曰猥凡也論語曰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子曰可以為文矣又曰陪臣執國命馬融曰陪重也謂家臣也長嘯歸東山擁耒耨時苗岳天陵詩序曰岳屏居天陵東山下楚辭曰臨深水而長嘯說文曰耒手耕曲木鄭玄周禮注曰耨耘耔也幽谷茂纖葛峻巖敷榮條落英隕林趾飛莖秀陵喬杜預左氏傳注曰趾足也爾雅曰大阜曰陵卑高亦

何常升降在一朝二者升降在於倏忽以喻人之榮辱亦在須臾言不足歎也徒恨

良時泰小人道遂消李陵贈蘇武詩曰良時不再至禰衡書曰衡以良時散而復合周易泰卦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

譬如野田蓬斡流隨風飄商君書曰今夫飛蓬遇飄風而行千里乘風之勢也鶡冠子曰斡流遷徙如淳漢書注曰斡轉也

昔倦都邑游今掌河朔傜歸田賦曰游都邑以永久尚書曰王次于河朔

登城眷南顧凱風揚微綃鄭玄毛詩箋曰顧視也呂氏春秋曰南方凱風禮記曰綃幕也鄭玄曰綃縑也音消

洪流何浩蕩脩芒鬱岧嶢浩蕩或為濟蕩音西鄣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城北芒嶺也

誰謂晉京遠室邇身實遼毛詩曰誰謂宋遠又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誰謂邑宰輕令

名患不劭左氏傳子產曰令名德之輿也小雅曰劭美也人生天地間百歲孰能要古詩曰人生天地間又曰人生不滿百頫如槁石火瞥若截道飈爾雅曰頫光也毛詩曰子有鍾鼓弗擊弗考毛萇曰考亦擊也槁與考古字通古樂府詩曰鑿石見火能幾時說文曰瞥見也張衡舞賦曰瞥若電滅古詩曰人生寄一世奄忽若飈塵瞥孚說切齊都無遺聲桐鄉有餘謠論語曰齊景公有馬千駟死之日人無得而稱焉漢書曰朱邑為桐鄉嗇夫廉平不苛及死子葬之桐鄉邑人為之起冢立祠也福謙在純約害盈由矜驕周易曰鬼神害盈而福謙左氏傳晉成鱄曰在約思純孔安國尚書傳曰自賢曰矜雖無君人德視民庶不恌毛詩曰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毛萇詩曰恌偷也

日夕陰雲起登城望洪河潘元茂九錫文曰濟師洪河川氣冒山嶺

驚湍激巖阿歸雁映蘭時游魚動圓波史記曰楚以弱弓微繳加歸雁之上韓詩曰宛在水中沚薛君曰大渚曰沚之以切鳴蟬厲寒音時菊耀秋華禮記曰孟秋寒蟬鳴廣雅曰厲高也謂高而急也禮記曰季秋菊有黃華引領望京室南路在伐柯左氏傳穆叔曰引領西望毛詩曰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大夏緬無覿崇芒鬱嵯峨陸機洛陽記曰大夏門魏明帝所造有三層高百尺韋昭國語注曰緬猶邈也郭緣生述征記曰北芒去大夏門不盈一里秦嘉詩曰巖石鬱嵯峩總總都邑人擾擾俗化訛楚辭曰紛總總兮九州王逸曰總聚也七發曰擾擾若三軍之騰裝鄭玄毛詩箋曰訛僞也五戈切依水類浮

萍寄松似懸蘿淮南子曰夫萍樹根於水水樹根於土天地性也毛詩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柏曹植雜詩曰寄松爲女蘿依水如浮萍朱博糾舒慢楚風被琅邪漢書曰朱博字子元杜陵人也遷琅邪太守齊部舒緩敕功曹官屬多褎衣大袑不中節度自令掾吏衣皆去地三寸視事數年大改其俗掾吏禮節皆如楚趙袑音紹紹袑袴也曲蓬何以直託身依叢麻曾子曰蓬生麻中不扶自直漢書婁護曰呂公託身於我黔黎竟何常政成在民和史記曰秦更名民曰黔首左氏傳季梁曰民和而神降之福位同單父邑愧無子賤歌呂氏春秋曰宓子賤治單父彈鳴琴身不下堂而單父治豈敢陋微官但恐忝所荷

在懷縣作二首五言

潘安仁

南陸迎脩景朱明送末垂續漢書曰日行南陸謂之夏淮南子曰仲夏至脩毛詩曰夏之日毛萇曰言時長也爾雅曰夏為朱明末垂猶末也崔駰臨洛觀賦曰迎夏之首末春之垂初伏啟新節隆暑方赫羲崔寔四民月令曰六月初伏薦麥瓜于祖禰賈誼旱雲賦曰隆暑盛其無聊繁欽柳樹賦曰翳炎夏之白日救隆暑之赫羲思玄賦注曰赫羲盛也朝想慶雲興夕遲白日移遲猶思也揮汗辭中宇登城臨清池史記蘇秦曰揮汗成雨賈逵國語注曰揮灑也楚辭曰釁土篤于中宇涼飈自遠集輕襟隨風吹靈圃耀華果通衢列高椅靈圃猶靈囿也東征賦曰導通衢之大道椅梓屬瓜瓞蔓

長苞薑芋紛廣畦韓詩曰綿綿瓜瓞薛君曰瓞小瓜也毛萇詩傳曰苞本也劉熙孟子注曰今俗以五十畝為大畦也稻栽肅芊芊黍苗何離離禮記曰故栽者培之凡蒔草謂之栽也廣雅曰芊芊茂也毛詩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虛薄乏時用位微名日卑朝子曰工商游食之民少而名卑驅役宰兩邑政績竟無施自我違京輦四載迄于斯胡廣漢官解故注曰轂下諭在輦轂之下京城之中也詩曰以迄于今毛詩曰迄至也器非廊廟姿屢出固其宜慎子曰廊廟之材非一木之枝史記曰賢人深謀於廊廟孫卿子曰君道行則萬物皆得其宜也徒懷越鳥志眷戀想南枝古詩曰越鳥巢南枝春秋代遷逝四運分可喜楚辭曰春與秋其代序莊子曰黃帝曰陰

陽四時運行各得其序楚辭曰緑葉素榮紛其可喜

寵辱易不驚戀本難為思老子曰寵辱若驚何謂寵辱辱為下得之若驚失之若驚是謂寵辱若驚禮記曰太公封於營丘比及五世皆反葬於周君子樂其所自生禮不忘其本

我來冰未泮時暑忽隆熾毛詩曰我來自東又曰迨冰未泮

感此還期淹歎彼年往駛楚辭曰年洋洋而日往

登城望郊甸遊目歷朝寺楚辭曰忽返顧以遊目風俗通曰今尚書御史所止皆曰寺也

小國寡民務終日寂無事老子曰小國寡民陸賈新語曰君子之治也混然無事寂然無聲

白水過庭激緑槐夾門植鄭玄周禮注曰植根生之屬也

信美非吾土秪攪懷歸志登樓賦曰

雖信美而非吾土毛詩曰祇攪我心孟子曰浩然有歸志

眷然顧鞏洛山川邈離異

孔叢子歌曰眷然顧之慘焉心悲鄭玄毛詩箋曰回首曰顧鞏洛岳父墳塋所在也漢書曰潁川北近鞏洛墳塋已見西征賦楚辭曰終免獨離異

願言旋舊鄉畏此簡書忌

毛詩曰願言思子又曰豈不懷歸畏此簡書毛萇曰簡書戒命也

祇奉社稷守恪居處職司

論語子路使子羔為費宰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左氏傳公鉏曰敬恭朝夕恪居官次

迎大駕一首

五言

王隱晉書曰東海王越從大駕討鄴軍敗永康二年越率天下甲士三萬人奉迎大駕還洛

潘正叔

南山鬱岑崟洛川迅且急青松蔭脩嶺綠蘩被廣隰爾雅曰蘩皤蒿也朝日順長塗夕暮無所集毛詩曰順彼長道魏武帝短歌行曰暮無所宿栖歸雲乘幰浮淒風尋帷入傅毅七激曰仰歸雲想遊風説文曰乘覆也帷車飾也子虛賦曰張翠帷建羽蓋然此雖無翠羽而帷蓋即同也道逢深識士舉手對吾揖王命論曰超然遠覽淵然深識假為深識之言也世故尚未夷崤函方嶮澁國語桓公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鄭玄周禮注曰故災禍也孔安國尚書傳曰夷平也戰國策蘇武曰秦東有崤函之固狐貍夾兩轅豺狼當路立漢書杜文謂孫寶曰豺狼當路不宜復問狐貍翔鳳嬰籠檻騏驥見維縶翔鳳騏驥皆喻賢也楚辭曰騏驥伏匿而不見鳳皇

高飛而不下鸚鵡賦曰順籠檻以俯仰毛詩曰縶之維之俎豆昔常聞軍旅素未習論語曰衛靈公問陳於孔子孔子對曰俎豆之事則嘗聞之矣軍旅之事未之學也鄭玄喪服注曰素猶故也且少停君駕徐待干戈戢既假為彼人之辭故自謂為君也毛詩曰載戢干戈

赴洛詩二首五言 集云此篇赴太子洗馬時作下篇云東宫作而此同云赴洛誤也

陸士衡

希世無高符營道無烈心莊子原憲謂子貢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憲不忍為也漢書音義希世隨世也禮記曰儒有合志同方營道同術靖端肅有命假檝越江潭國語祁午見范宣子曰若能靖端諸侯使服聽命於晉國周易曰大君有命說文曰越度也楚辭曰游於江潭

親友贈予邁揮淚廣川陰家語公父文伯卒敬姜曰二三婦無揮涕王肅曰揮涕者淚以手揮之撫膺解攜手永歎結遺音列子曰撫膺而恨毛詩曰攜手同行又曰假寐永歎曹子建雜詩曰翹思慕遠人願欲託遺音無迹有所匿寂寞聲必沈言分訣之後形聲俱沒視之無迹而形有所匿聽之寂寞而其聲必沈也呂氏春秋曰作則有所匿其塗也淮南子曰寂寞音之主也迹或為積非也肆目眇不及緬然若雙潛高誘淮南子注曰肆盡也毛詩曰瞻望不及緬已見上文南望泣玄渚北邁涉長林西京賦曰海若遊於玄渚谷風拂脩薄油雲翳高岑王逸楚辭注曰草木交曰薄孟子曰油然作雲亹孤獸騁嚶嚶思鳥吟亹亹走貌也曹子建詩曰孤獸走索羣毛詩曰鳥鳴嚶嚶感

物戀堂室離思一何深感物已見上文曹子建離詩曰離思一何深佇立悕我歎寤寐涕盈衿毛詩曰佇立以泣又曰慨我寤歎惜無懷歸志辛苦誰為心歸志已見上文覊旅遠遊宦託身承華側謂為太子洗馬也左氏傳陳敬仲曰覊旅之臣漢書薄昭書曰遊宦事人范曄後漢書王常曰臣託身階下陸機洛陽記曰太子宮有承華門撫劍遵銅輦振纓盡祇肅左氏傳曰子朱怒撫劍從之銅輦太子車飾未詳所見漢書匡衡曰祇肅舊禮銅或為彤歲月一何易寒暑忽已革載離多悲心感物情悽惻毛詩曰二月初吉載離寒暑慷慨遺安愈永歎廢餐食東京賦曰屢多福以安愈

永歎已見上文列子曰杞國有人憂天崩廢寢食蔡琰詩曰飢當食兮不能餐思樂樂難誘曰

歸歸未克國語楚藍尹亹曰飲食思禮同憂思樂毛詩云曰歸曰歸歲亦暮止憂苦欲何

為纏綿胸與臆列子曰卑辱則憂苦張叔與任彥昇書曰纏綿思好庶蹈高蹤登樓賦曰氣交憤於胸臆仰瞻陵霄鳥羨爾歸飛翼高誘淮南子注曰羨願也毛詩曰弁彼鸒斯歸飛提提

赴洛道中作一首五言

陸士衡

總轡登長路嗚咽辭密親家語孔子曰善御者正身以總轡蔡琰詩曰行路亦嗚咽

薛君韓詩章句曰嗚歎辭也毛萇詩傳曰咽憂不能息也借問子何之世網嬰我身江偉苔軍司馬詩曰羈縶世網進退維準繩說文曰嬰繞也永歎遵北渚遺思結南津永歎已見上文泰嘉贈婦詩曰遺思致款誠行行遂已遠野途曠無人周禮曰野塗五軌楚辭曰野寂寞其無人山澤紛紆餘林薄杳阡眠上林賦曰紆餘逶迤楚辭曰遠望兮阡眠虎嘯深谷底鷄鳴高樹巔淮南子曰虎嘯而谷風至樂録曰鷄鳴高樹巔哀風中夜流孤獸更我前悲情觸物感沈思鬱纏綿纏綿已見上文佇立望故鄉顧影悽自憐佇立已見上文丁儀寡婦賦曰賤妾煢煢顧影爲儔楚辭曰私自憐兮何極遠遊越山川山川脩且廣楚辭曰願輕舉

而遠遊秦嘉妻徐氏荅嘉書曰高山巖巖而君是越 振策陟崇丘安轡遵平莽秦嘉詩曰過辭二親墓振策陟長衢漢書曰天子案轡徐行方言曰草南楚謂之莽 夕息抱影寐朝徂銜思往楚辭曰廓抱影而獨倚 頓轡倚嵩巖側聽悲風響頓猶舍也爾雅曰嵩高也 清露墜素輝明月一何朗撫几不能寐振衣獨長想新賦曰老古振衣而起舞賦曰遊心無垠遠思長想

吳王郎中時從梁陳作一首五言

陸士衡

在昔蒙嘉運矯迹入崇賢孫放詩曰矯迹步玄闕東京賦曰昭仁惠於崇賢薛綜曰

立崇賢門於東也假翼鳴鳳條濯足升龍淵應璩與劉公幹書曰鵾鷄棲翔鳳之條黿鼉遊升龍之川識真者所為憤結也玄冕無醜士治服使我妍周禮曰大夫玄冕輕劍拂鞶厲長纓麗且鮮禮記曰男鞶革也毛詩曰垂帶而厲毛萇曰厲帶之垂者鄭玄曰鞶必垂厲以為飾韓子曰鄒君好長纓左右皆服長纓也誰謂伏事淺契闊踰三年周禮曰大司徒頒職事十有二曰服事鄭司農曰服事謂為公家服事也服與伏同古字通毛詩曰死生契闊薄言肅後命改服就藩臣毛詩曰薄言旋歸左氏傳曰宰孔謂齊侯曰且有後命無下拜漢書曰吳王濞稍失藩臣禮夙駕尋清軌遠遊越梁陳毛詩曰星言夙駕廣雅曰軌道也遠遊已見上文感物多遠念慷慨懷古人毛詩曰我

思古人實獲我心

始作鎮軍參軍經曲阿作一首 五言臧榮緒晉書曰宋武帝行鎮軍將軍

陶淵明 沈約宋書曰陶潛字淵明或云字元亮潯陽人少有高趣為鎮軍建威參軍後為彭澤令解印綬去職卒於家

弱齡寄事外委懷在琴書 晉中興書簡文詔曰會稽王英秀玄虛神棲事外鄭玄儀禮注曰委安也劉歆遂初賦曰玩琴書以條暢

被褐欣自得屢空常晏如 家語曰原憲衣冠弊并日而食蔬衎然有自得之志論語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漢書曰楊雄家產不過十金室無擔石

之儲晏如也　時來苟宜會宛轡憩通衢　盧子諒谷魏子悌詩曰遇蒙時來會宛屈也言屈長往之駕息於通衢之中通衢喻仕路也毛萇詩傳曰憩息也通衢已見上文　投策命晨旅暫與園田疎　七命曰奪父為之投策　眇眇孤舟逝綿綿歸思紆　楚辭曰安眇眇兮無所歸薄又曰繰綿綿之不可紆王逸曰綿綿細微之思難斷絕也　我行豈不遥登降千里餘目倦脩塗異心念山澤居　仲長子昌言曰古之隱士或夫負妻戴以入山澤　望雲慙高鳥臨水愧遊魚　言魚鳥咸得其所而已獨違其性也文子曰高鳥盡而良弓藏大戴禮曰魚遊于水鳥飛于雲　真想初在衿誰謂形迹拘　淮南子曰全性保真不虧其身老子曰脩之於身其德乃真王逸楚辭注曰保真守玄默也　聊且

憑化遷終反班生廬 莊子謂惠子曰孔子行年六十而六十化郭象曰與時俱化也班固幽通賦曰終保己而貽則里止仁之所廬漢書曰班彪與從兄嗣共遊學家有賜書楊子雲已下莫不造門

辛丑歲七月赴假還江陵夜行塗口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潛自以曾祖晉世宰輔不復屈身後代自高祖王業漸隆不復肯仕所著文章皆題年月義熙已前則書晉氏年號自永初以來唯云甲子而已江圖曰自沙陽縣下流一百一十里至赤圻赤圻二十里至塗口也

陶淵明

閑居三十載遂與塵事冥 漢書曰司馬相如稱疾閑居塵事塵俗之事也郭象莊子

注曰凡非真皆塵垢矣說文曰冥窈也又曰窈深遠也詩書敦宿好林園無世情左氏傳趙衰曰郤縠悦禮樂而敦詩書纓子董無心曰無心鄙人也不識世情如何舍此去遥遥至西荆西荆州也時京都在東故謂荆州為西也叩栧親月船臨流别友生楚辭曰漁父鼓栧而去王逸曰叩船舷也楚辭曰臨流水而太息毛詩曰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凉風起將夕夜景湛虛明昭昭天宇闊皛皛川上平淮南子曰甘瞑于大霄之宅覺視于昭昭之宇李顒離思篇曰烈烈寒氣嚴寥寥天宇清說文曰通白曰皛皛明也懐役不遑寐中宵尚孤征毛詩曰不遑假寐商歌非吾事依依在耦耕淮南子曰甯戚商歌車下而桓公慨然而悟許慎曰甯戚衛人聞齊桓公興霸無因自達將車自往商秋

聲也莊子卞隨曰非吾事也論語曰長沮桀溺耦而耕投冠旋舊墟不為好爵縈周易曰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養真衡茅下庶以善自名曹子建辯問曰君子隱居以養真也衡門茅茨范曄後漢書馬援曰吾從弟少遊曰士生一時鄉里稱善人斯可矣鄭玄禮記注曰名令聞也

永初三年七月十六日之郡初發都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高祖永初三年五月崩少帝即位出靈運為永嘉郡守少帝猶未改元故云永初

謝靈運

述職期闌暑理棹變金素尚書大傳曰古者諸侯之於天子五年一朝朝見其身述

其職述其職者述其所職也漢書王吉傳邵公述職舍於棠下而聽斷焉潘岳悼亡詩曰溽暑隨節闌闌猶盡也金素秋也秋為金而色白故曰金素也漢書曰西方金也劉楨書曰肅以素秋則落也

秋岸澄夕陰火旻團朝露

火大火也毛詩曰七月流火爾雅曰秋為旻天毛詩曰野有蔓草零露團兮

辛苦誰為情遊子值頹暮

陸機赴洛詩曰辛苦誰為心楚辭曰歲曶曶其若頹

愛似莊念昔久敬曾存故

言遊子多悲觸物增戀愛其似者若莊生之念疇昔久而愈敬類曾子之存故交莊子曰夫越之流人去國旬月見所嘗見於國中喜及期年也見似人者而喜矣論語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韓詩外傳曰子夏過曾子曰入食子夏曰不為公費乎曾子曰有三費飲食不在其中子夏曰敢問三費曾子曰少而學長而忘之一費也事君有功輕而負之二費也久友交而中絕此三費也

如何懷土心持此謝遠度此謂懷土也言如何同彼懷土之心持此彌慙遠度也楚辭曰遠度世以忘歸思玄賦曰願得遠度以自娛李牧愧長袖郤克慙躧步言手足有疾故或愧或慙也戰國策曰武安君李牧至趙王使韓蒼數之曰將軍戰勝王觴將軍將軍為壽於前捍上首當死武安君曰身大臂短不能及地起居不敬恐獲死罪於前故使工人為木杖以接手上若弗信請視之說文曰捍兩手擊也希買切左氏傳曰使郤克徵會于齊頃公帷婦人使觀之郤子登婦人笑於房杜預曰跛而登階故笑也魏都賦曰邯鄲躧步良時不見遺醜狀不成惡言雖有疾皆不見棄遺也良時已見上文左氏傳曰鬷蔑惡杜預曰惡貌醜也曰余亦支離依方早有慕莊子曰支離疏者頤隱於齊肩高於頂會撮指天五管在上兩髀為脅七賢音義曰形體離不全正也名

疏莊子曰子桑戶孟子反子琴張三人相與友子桑戶死孔子使子貢往待事或鼓琴相和而歌子貢反以告孔子孔子曰彼遊方之外者也而丘遊方之內者也子貢曰夫子何方之依曰丘天之戮民也郭象曰以方內為桎梏明所貴在方外夫遊外者依內司馬彪曰方常也言彼遊心於常教之外也漢書郊祀歌曰天地並況惟予有慕會音括撮祖括切僻步米切

生幸休明世親蒙英達顧

左氏傳曰王孫滿曰德之休明英達謂盧陵王也

空班趙氏璧徒乖魏王瓠

言見珍同乎趙璧為用而乖魏瓠言無所施也杜預左氏傳注曰班次也趙氏璧已見盧諶覽古詩莊子曰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剖之以為瓠則瓠落無所容非不枵然大也吾為其無用掊之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何不能慮以為大罇常浮乎江湖司馬彪曰瓠布濩落零落也枵然

大貌棓謂擊破之也喻莊子之言大也若巨瓠之無施也一瓠落大貌徐仙民戸郭切棓許喬切棓方部切

從來漸二紀始得傍歸路孔安國尚書傳曰十二年曰紀言欲之郡必塗經始寧故曰歸路

將窮山海迹未絶賞心晤言今遠遊將窮山海之迹賞心之對於此長乖鄭玄毛詩箋曰晤對也

過始寧墅一首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父祖並葬始寧縣并有故宅及墅遂脩營舊業極幽居之美水經注曰始寧縣西本上虞之南鄉也

謝靈運

束髪懐耿介逐物遂推遷韓詩外傳曰夫人為父者必全其身體及其束髪屬授明

師以成其材楚辭曰獨耿介而不隨兮願慕先聖之遺教莊子曰惠施之才逐萬物而不反尚書王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

違志似如昨二紀及茲年廣雅曰違背也楊雄鮮嘲曰歷覽者茲年矣

緇磷謝清曠疲薾慙貞堅論語子曰不曰堅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緇蒼頡篇曰曠疎曠也莊子曰薾薾然疲而不知所歸司馬彪曰薾極貌也薾奴結切

拙疾相倚薄還得靜者便拙謂拙宦也閑居賦曰巧誠有之拙亦宜然韓康伯周易注曰薄謂相附也論語曰智者動仁者靜

剖竹守滄海枉帆過舊山漢書曰初與郡守為竹使符說文曰符信漢制以竹分而相合

山行窮登頓水涉盡洄沿爾雅曰逆流而上曰遡洄孔安國尚書傳曰順流而下曰沿

巖峭嶺稠疊洲縈渚連綿廣雅曰峭高也又曰稠概也三

輔故事曰連綿四百餘里白雲抱幽石綠篠媚清漣清漣已見上文葺宇臨迴江築觀基曾巔洞簫賦曰迴江流川而溉其山春秋運斗樞曰山者地基也揮手告鄉曲三載期歸旋劉越石扶風歌曰揮手長相謝說文曰揮奮也燕丹子夏扶曰士無鄉曲之譽則未與論行三載黜陟幽明故以為限且為樹枌檟無令孤願言左氏傳曰初季孫為已樹六檟於蒲圃東門之外杜預曰檟欲自為櫬也

富春渚一首五言

謝靈運

宵濟漁浦潭旦及富春郭吳郡記曰富春東三十里有漁浦定山緬雲

霧赤亭無淹薄　吳郡緑海四縣記曰錢塘西南五十里有定山去富春又七十里橫出江中濤迅邁以避山難辰發錢塘已達富春赤亭定山東十餘里王逸楚辭注曰泊止也薄與泊同

泝流觸驚急臨圻阻參錯　泝流已見上文埤蒼曰碕曲岸頭也碕與圻同參錯謂碕岸之險參差交錯也

亮之伯昏分險過呂梁壑　列子曰列御寇為伯昏无人射引之盈貫措杯水其肘上伯昏無人曰是射之射非不射之射也當與汝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若能射乎於是無人遂登高山履危石臨百仞之泉背逡巡足二分垂在外揖御寇而進御寇伏地汗流至踵伯昏無人曰夫至人者上闚青天下潛黄泉揮斥八極神氣不變今汝怵然有恂目之志爾於中殆矣夫分猶節也列子曰孔子觀於呂梁懸水三十仞流沫三十里黿鼉魚鱉之不能游也

洊至宜便習兼山貴止託　周易

曰水游至習坎王弼曰重險懸絶故水游至也不以坎為隔絶相仍而至習乎坎者也習謂便習之也周易曰兼山艮又曰艮其止止其所也

平生協幽期淪躓困微弱久露干祿請始果遠遊諾

論語曰子張學干祿果猶遂也鄭玄毛詩箋曰諾應辭也然古者請於君君許則盡諾以報之

宿心漸申寫萬事俱零落

趙壹報羊陟書曰惟君明叡平斯宿心莊子曰致命盡情天地樂而萬事銷也楚辭曰惟草木之零落

懷抱既昭曠外物徒龍蠖

莊子宛風謂諄芒曰願聞神人諄芒曰上神乘光與形滅亡此謂昭曠說文曰曠明也周易曰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以存身也

七里瀨一首

五言

甘州記曰桐廬縣有七里瀨瀨下數里至嚴陵瀨

謝靈運

覊心積秋晨晨積展遊眺爾雅曰展適也郭璞曰得自申展皆適意孤客傷逝湍徒旅苦奔峭曹植九詠曰何孤客之可悲淮南子曰岸峭者必阤許慎曰阤落也然奔亦落也入彭蠡湖口詩曰圻岸屢崩奔與此同也石淺水潺湲日落山照曜楚辭曰觀流水兮潺湲雜字曰潺湲水流貌也毛詩曰羔裘如膏日出有曜毛萇曰日出照曜然見其如膏也荒林紛沃若哀禽相叫嘯毛詩曰桑之未落其葉沃若海賦曰更相叫嘯詭色殊音遭物悼遷斥存期得要妙廣雅曰斥推也老子曰湛兮似或存王弼曰和光而不汙其體同塵而不渝其貞不亦湛兮似或存兮莊子曰此之謂要妙也既秉上皇心豈屑末代

誚 莊子曰監照下土天下載之此謂上皇王逸楚辭注曰屑顧也先結切劉向雅琴賦曰末世鎖才兮智孔

寡

目覩嚴子瀨想屬任公釣 范曄後漢書曰嚴光字子陵光武除為諫大夫不屈退耕於富春山後人名其釣處為嚴陵瀨莊子曰任公子為大鈎巨緇五十犗以為餌蹲會稽投竿東海旦旦而釣朞年不得魚已而大魚食之牽巨鈎陷沒而不驚揚而奮鬐白波若山任公子得若魚離而腊之自淛河以東蒼梧以北莫不厭若魚也

誰謂古今殊異代可同調 郭象莊子注曰人性有變古今不同樂稽耀嘉曰聖人雖生異世其心意同如一也調猶運也謂音聲之和也

登江中孤嶼一首 五言 永嘉江也

謝靈運

江南倦歷覽江北曠周旋長門賦曰貫歷覽其中操周旋已見上文懷新道轉迥尋異景不延爾雅曰迥遠也又曰延長也亂流趨正絕孤嶼媚中川爾雅曰水正絕流曰亂劉淵林吳都賦注曰嶼海中洲上有山石雲日相輝映空水共澄鮮表靈物莫賞藴真誰為傳鄭玄禮記注曰表明也謂顯明之也馬融論語注曰藴藏也説文曰真仙人變形也想像崐山姿緬邈區中緣楚辭曰思舊故而想像列仙傳曰西王母神人名王母在崐崙山司馬相如大人賦曰廹區中之隘陜始信安期術得盡養生年列仙傳曰安期生琅邪阜鄉人自言千歲文子曰靜漠恬淡所以養生也莊子養生篇曰可以盡年郭象曰養生非求過分蓋全理盡年而已

初去郡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在郡一周稱疾去職

謝靈運

彭薛裁知恥貢公未遺榮 漢書曰彭宣字子佩淮陽人也遷御史大夫轉為大司空王莽秉政專權宣上書乞骸骨歸鄉里又曰薛廣德字長卿沛郡人也為御史大夫乞骸骨班固漢書彭薛平當述曰廣德當宣近於知恥漢書貢禹字少卿琅邪人也為光祿大夫上書乞骸骨鍾會有遺榮賦或可優貪競豈足稱達生 楚辭曰皆競進以貪婪莊子曰達生之情者傀達於知者胥司馬彪曰傀讀曰瑰瑰大也情在故曰大也胥多智也伊予秉微尚拙訥謝浮名 禮記孔子曰恥名之浮於行也廬園當棲巖卑位代躬耕 嵇康絕交書曰子房之呇栖列女傳

黔婁先生妻曰先生安天下之卑位禮記曰祿足以代其耕顧已雖自許心迹猶未并莊子曰夫神者不自許也無庸妨周任有疾像長卿論語子曰周任有言曰陳力就列不能者止漢書曰司馬長卿有消渴疾常稱疾閑居不慕官爵畢娶類尚子薄游似邴生嵇康高士傳曰尚長字子平河內人隱避不仕為子嫁娶畢敕家事斷之勿復相關當如我死矣嵇康書亦云尚子平范曄後漢書曰尚長字子平男娶女嫁既畢乃敕斷家事尚向不同未詳孰是班固漢書曰邴生曼容養志自脩為官不肯過六百石輒自免去恭承古人意促裝返柴荆越絕書曰恭承嘉惠思玄賦曰簡元辰而促柴柴荆已見上文牽絲及元興解龜在景平牽絲初仕解龜去官也臧榮緒晉書曰安帝即位改元曰元興靈運初為琅邪王大司馬行軍參軍沈約

宋書曰少帝即位改元曰景平應璩詩曰不悮韋朱絲三署來相尋漢書曰薛宣爲左馮翊高陽令楊湛解印綬付吏又曰黄金印龜紐文曰章負心二十載於今廢將迎嵇康幽憤詩曰內負宿心文子曰聖人若鏡不將不迎爾雅曰將送也理棹遄還期遵渚騖脩坰潘岳在懷縣詩曰感此還期淹遄速也陸機赴洛詩曰永歎遵北渚爾雅曰林外曰坰遡溪終水涉登嶺始山行野曠沙岸淨天高秋月明憩石挹飛泉攀林搴落英毛萇詩傳曰挹斟也王逸楚辭注曰搴采取也戰勝臞者肥止監流歸停戰勝明貴不如義止監明語不如嘿也韓子子夏曰吾入見先王之義則榮之出見富貴又榮之二者戰于胷臆故臞今見先王之義戰勝故肥也爾雅注曰臞肉之瘦也巨俱切文子曰莫監於流潦而監於止

水以其保心而不外蕩也蒼頡篇曰亭定也停與亭同古字通

即是羲唐化獲我擊壤聲

羲庖羲也唐唐堯也周處風土記曰擊壤者以木作之前廣后銳長四尺三寸其形如履將戲先側一壤於地遥於三四十步以手中壤擊之中者為上部論衡曰堯時百姓無事有五十之民擊壤於塗觀者曰大哉堯之德也擊壤者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鑿井而飲耕田而食堯何力於我哉

初發石首城一首

五言　沈約宋書曰靈運陳疾東歸會稽太守孟顗乃表其異志靈運馳往京都詣闕上表太祖知其見誣不罪也不欲使東歸以為臨川内史伏韜北征記曰石頭城建康西界臨江城也是曰京師

謝靈運

白珪尚可磨斯言易為緇毛詩曰白珪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毛萇詩傳曰緇黑色也雖抱中孚爻猶勞貝錦詩周易曰中孚以利貞乃應乎天毛詩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鄭玄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於罪猶女功之集采色以成錦文也寸心若不亮微命察如絲寸心已見上文亮猶明也楚辭曰蜂蛾微命東觀漢記梁節王暢上疏曰筋骨相連命在絲髮鄭玄毛詩箋曰察省也日月垂光景成貸遂兼兹日月喻太祖也高襲鳶黃鳳文曰君垂日月之光流萬里之恩老子曰夫唯道善貸且成說文曰貸施也出宿薄京畿晨裝摶曾飈毛詩曰出宿于濟又曰莊子曰摶扶搖而上征飈已見上文重經平生別再與朋知辭再謂前之永嘉今適臨川故山日已遠風波豈還時

古詩曰相去日已遠家語孔子曰不觀巨海何以知風波之患 茗茗萬里帆茫茫終何之毛詩曰洪水茫茫莊子曰茫乎何之忽乎何適 遊當羅浮行息必廬霍期羅浮山記曰山高三千丈長八百里舊說浮山從會稽來博于羅山故稱博羅今羅浮山上獨有東方草木廬霍二山名也已見江賦 越海陵三山遊湘歷九嶷東方朔集朔對詔曰陵山越海窮天乃止三山在海中衆仙所居九嶷山在長沙零陵舜帝所葬也 欽聖若旦暮懷賢亦悽其范曄後漢書曰朱勃謂馬援曰欽慕聖義莊子曰萬代之后而一遇大聖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毛萇詩傳曰其辭也 皎皎明發心不為歲寒欺毛詩曰明發不寐有懷二人說苑曰孔子曰義士不欺心

道路憶山中一首 五言

謝靈運

采菱調易急江南歌不緩楚辭曰涉江採菱發陽阿王逸曰楚人歌曲也古樂府江南辭曰江南可採蓮楚人心昔絕越客腸今斷楚人屈原也越客自謂也沈約宋書曰靈運本在陳郡父祖並葬始寧縣幷有故宅遂籍會稽故稱越客焉斷絕雖殊念俱為歸慮款廣雅曰款扣也存鄉爾思積憶山我憤懣王逸楚辭注曰言己情憤懣也追情栖息時偃卧任縱誕崔寶荅陸機詩曰棲息高丘范曄後漢書曰光武共嚴光偃卧縱恣而傲誕得性非外求自己為誰纂言得性之理非在外求取足自

止為誰之所繼哉言不為人之所繼也莊子南郭子綦曰夫吹萬不同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誰也司馬彪曰已止也使各得其性而止也爾雅曰纂繼也

濯流激浮湍息陰倚密竿字林曰竿竹挺也古寒切今協韻為古旦切不怨秋夕長常苦夏日短懷故叵新歡含悲忘春暵言春暵當喜為含悲而忘之字書曰叵不可也莊子曰煖然似春悽悽明月吹惻惻廣陵散古樂府有明月皎夜光應璩與劉孔才書曰聽廣陵之清散殷勤訴危柱慷慨命促管危柱謂琴也孫氏箜篌賦曰陵危柱以頡頏促管謂笛也阮籍樂論曰琵琶箏笛閒促而聲高也

入彭蠡湖口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客遊倦水宿風潮難具論洲島驟迴合圻岸屢崩奔孔安國尚書傳曰海曲謂之島乘月聽哀狖浥露馥芳蓀乘月猶乘日也廣雅曰言乘月而遊以聽哀狖之響濕露而行爲浥芳叢之馥狖蜼也說文曰浥濕也春晚綠野秀巖高白雲屯千念集日夜萬感盈朝昏攀崖照石鏡牽葉入松門張僧鑒潯陽記曰石鏡山東有一圓石懸崖明淨照人見形顧野王輿地志曰自入潮三百三十里窮於松門東西四十里青松偏於兩岸三江事多往九派理空存尚書曰三江既入又曰九江孔殷江賦曰流九派乎潯陽靈物吝珍怪異人祕精魂孔安國尚

書傳曰崟惜也高唐賦曰珍怪奇偉毛萇詩傳曰秘閟也江賦曰納隱淪之列真挺異人乎精䰟 金膏滅明光水碧綴流温 穆天子傳曰河伯示汝黄金之膏山海經曰耿山多水碧郭璞曰碧亦玉也流温言水玉温潤也 徒作千里曲絃絶念彌敦 言奏曲冀以消憂絃絶而念逾甚故曰徒徒作也琴賦曰千里别鶴演連珠曰繁會之音生乎絶絃

入華子崗是麻源第三谷一首 五言 謝靈運 山居圖曰華子崗麻山第三谷故老相傳華子期者禄里弟子翔集此頂故華子為稱也

謝靈運

南州實炎德桂樹陵寒山 楚辭曰嘉南州之炎德麗桂樹之冬榮 銅陵映

碧潤石磴瀉紅泉（銅陵銅山也楊雄蜀都賦曰橘林銅陵靈運山居賦曰訊丹沙於紅泉靈運自注云即近山所出然銅陵亦近山）既枉隱淪客亦棲肥遁賢（桓子新論曰周易曰肥遁無不利）險逕無測度天路非術阡（爾雅曰山絕險家語孔子曰人藏其心不可測度仲長子昌言曰蕩蕩乎若昇天路而不知夫所登也）遂登羣峯首邈若升雲煙（論衡曰天審氣氣如雲曹子建述仙詩曰遊將升雲煙）羽人絕髣髴丹丘徒空筌（楚辭曰仰羽人於丹丘留不死之舊鄉筌捕魚之器莊子以喻言也）圖牒復磨滅碑版誰聞傳（蘇林漢書注曰牒譜也孔安國論語注曰版邦國之圖籍也）莫辯百世後安知千載前且申獨往意乘月弄潺湲（淮南王莊子畧要曰江海之士

山谷之人輕天下細萬物而獨往者也司馬彪曰獨往任自然不復顧世也恒充俄頃用豈為古今然言古之獨往必輕天下不顧於世而已之獨往常充俄頃之間豈為尊古卑今而然哉小雅曰充猶備也江賦曰千里俄頃何休公羊注曰俄者須臾之間也司馬彪莊子注曰常久也莊子曰尊古卑今學者之流也郭象曰古無所尊今無所卑而學者尊古卑今失其原矣

文選卷二十六